

太平天國祕聞·軼事
史稿·文庫

石達開全集

傳記 逸事 異聞 供狀 詩歌 書格 雜文 訓諭

附石達開遺著
石達開日記

經緯書局發行

九四六年首印

錦城 植堂

上海·四川路·三寶號

太平天國
史料文獻

石達開全集

一 石達開本傳

石達開，廣西桂平人。一云廣東和平人，客居廣西。幼讀書有大志；嘗應省試舉孝廉。素習兵法，達於孫吳之學。

道光間，兩廣暴亂，母與妻洪秀全、楊秀清等，集鄉民，創設保良友誼會，懲團革命。達開聞之，棄家而起，曰：「此正英雄得志之時也！」遂率黨等，悉毀其家以助餉，與秀全等結為兄弟。

清道光三十年，秀全起事於金田，進屯大黃江，趨大黎，達開舉室從之。道光永安，建國號，殺石達開，天王洪秀全，置左軍主將，封翼王。

達開身材長大，面黃高鬚，舌城牙奇對。太平軍自永安起，湖南以長沙，破岳州，廣陽武昌，經岳陽而平公陵，與清軍分數百戰，達開所部皆推為前軍，稱之曰石敢當，所至平逆之。

太平二年春，天王定都金陵，命先是天王叔安慶，集之不齊，怒甚。定都後，復命胡以洗髮，慶，四月辛

我，我还可以说笑着而走之，其得意也！一乃张翼火於山谷間，

翼之於棟榭。清草於傾遠關名，又不露其棄也。不職洵濟。遂開以數十死士乘夜

軍大奔不能止。鳳山走南昌，國都亦通鑑宜城。於是任選入府五十餘，皆下。

皆取糧册輸送來，約款於軍前。不卜者，惟南昌廣信應州諸州南安五郡。天王嘉。

益以皖新諸事付送開。金陵上游，遠待之，其長城矣。

太平五年五月，清向榮軍潰於金陵，天京燕衛軍，有王揭交濟陰有自立意。北

王章昌輝以討殺秀清，醜而烹之，其支其疏。是時自洪工軍出，意當，貴昌輝曰：「

吾所以救世起義，八載於茲。方知兄弟同心，一氣貫虹，竟定之。不奉楊氏驕

悍，中道變盟，不特已而除之；方宜兵於勿差，奈何多變以變，其肉為快乎？」昌

輝不悅，斥之曰：「子亦黨於楊逆乎？」一語已驚黨，遂併力應開。清輝歸，告其

同黨曰：「吾不可同矣。」是夜縱火焚家園。昌輝聞之，困迫，頓足曰：「我誠不欲

亂石其，石氏亦必仇我，恕不可解矣。」遂重襲王府，殺其開母妻子女，并其將數

千人。遂開憤然，欲悉收統禦之兵，願天京。天王謂：「復襲重襲二府之餘黨謀殺昌

輝，其罪大，傳首京國，以謝諸將。非其君也。」遂開曰：「我誠不欲亂石其，石氏亦必仇我，恕不可解矣。」

遂開既而，意猶如秀清，補助之，而天主以楊卓殿虐故，終疏遠遂開。遂開危

懼不自安，遂襲安雲，思自皖而。

太平六年十一月。遼開山。

時。清曾國英拒之於吉水。七年

三月，遼開軍於河口鎮，命都將率兵二萬擊龍江，清將福興守廣寧。二月，遼開破廣寧以入浙，掠江山。蘭州，西克龍山關化，南克遠昌松陽。三月，克臨州，與溫州一江隔，烽火相望。民國復處處助之，全浙大瘡。清廷命李續攻九江，曾國英李元定拒之。遼開圍衢州三閱月，掘地道五，不克，會糧盡，解圍入福建。清將周天培、瑞書等圍之，浙江郡縣復陷於前。

十月，遼開圍九江。撫州吉安相繼失陷，復遣師入江西，南破信豐，北掠景德，遂自信豐攻南安。魏州，曾國英遣蕭廣等江步運糧等分兵援之。

太平八年正月，遼開自江西入湖南，清總兵劉培元彭定泰等之，敗績。二月，遼開克宜章興寧郴州桂陽，人馬行六晝夜不絕。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曠地空虛，省城大震。以清撫張亮勳夕草檄告州郡，一月內援師集者四萬人。三月，遼開越新田郴遠。張亮勳，不克。

軍軍多獲，乃與安。遼開日西。張亮勳，聞軍軍，州郡。

遼開不得悉，乃破慶遠，走張亮勳。

山

九年正月，達開自湖南鑿山轉入廣東，掠樂昌仁化南雄，克清遠，入英德

四月，達開軍慶遠，命部將朱洪新余忠扶分率後旗，自廣西西陸渡紅江入黔，掠興義貞豐歸化，破廣順永寧修文，復掠安順安平；所至苗人蜂起應之。黔省殘破殆半，清廷命田興恕援之。會忠扶專橫，爲其部下所殺，其軍遂破獨山，掠平浪，入廣西縣入湖南，已潰散不復成軍矣。

先年，開兵分副統左右中五旗，左後兩旗，衆各四五萬，尤稱勁旅。至是後應選，開復命張志功率左旗出涇川，攻桂林。清廷以巨金誘志功，志功遂投清，志功之隊，遂開偵甚，自率數萬人破武緣，轉江西南寧，走折城。掠興業，攻北流太平，清將劉一率楚軍追之。

九月，達開掠賓州上林宣化，經寧城縣，復入湖南。清將劉長佑督全州軍數萬，扼之於武岡新寧間，達開走東安道州零陵，入廣西潯州。

十年，蔣益澧攻潯州，達開部將余明善率萬人投清軍；而朱洪新復戰於桐梓，全軍殲焉，於是達開軍不復振矣。

達開自憤遷出京，率其部衆，馳騁湖廣閩浙，行蹤飄忽，聲勢震盪，清緩軍之追之者，常數十萬人。迨左後二旗敗，所得劫掠，相繼復失，達開反屢諭諸將

阻，疲於奔命，因之益銳意入黔蜀。

時清曾圖安慶，太平軍戰不利，天王以邊關深得皖民心，召之還京。邊關報以書，略謂：

臣本淡泊，無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效馳驅，溯舉義旗之初，我儕兄弟同胞，激慷慨昂奚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據相具。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齟齬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家。臣實視血無心，不忍再見。雖說天王聖明，昭雪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即復。且臣黨相疑，將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共之門，雞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老母年已三稀，慘被道戮；妾子無辜，竟為孽讎。東望闕門，心碎已久，尚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為天網籠力；苟得於川黔黔湘之間，揭天朝之旗幟，而宜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即以報不王之德，於無辜也。所冀待罪，無任主臣。

卒不起。

十一年閏八月，邊關自募江大舉入黔，分三旗，旗各四萬人。邊關與都將賴裕新李復欲分率之，出桐梓邊關。請兵援之，邊關由普安入滇中。

十月，復遣鎮雄入四川，破筠連宜賓高縣。清略乘章屯兵於敘州之橫江邊之。遂開興之戰，敗績，復還入滇。

十二年二月，遂開命部將李輕騎入滇中，破興安，乘輿分兵援之。遂開復自滇入川，先命額魯新率中旗出寧遠，李復猷率右旗趨黔境，自率前旗四五萬衆，由米糧壩渡金沙江。

會塔斯職破於寧遠，中旗被圍，三月，遂開自出寧遠援之。自特生長黃備，務陟奇險，譟幽徑：聞寧遠亂山中，有開道，久察其弊，由之北行，出山，即成都南門外，可輿而取也。乃率其衆趨之，誤入郭部土司，與在綏之輔軍相失。郭復得越篤大路，有漢夷兵，仍由小道至紫打他。將過大渡河，前結筏已潰矣，日渡者，遂開懼清軍來襲，復分濟者返西岸，期明日畢渡。是夜暴雨，上渡亦溢，改丈，而東岸清軍忽忽至，列戍河岸。遂開繼發路轉，乃射害於對岸清軍，為讓路，賜以軍利；復使使說土司嶺承恩，乞緩兵，皆不得。乃殺響導二百人，憤怒出營，命亂流而渡；木湍急，登筏者輒溺，乃止。遂開久處絕地，益困憊，無所食，日殺馬糞棄葉爲糧。

四月，嶺承恩偵太平軍已氣衰，無復有關志，率漢夷兵誘之。遂開都潰散，乃奔老鴉嶺，衆猶七八千。夷兵圍阻，軍械多失。妻妾五人，抱幼子環遂開而泣。

續開曰：「散耳！我家已破於天京，諸子年長者皆將首級獻，此區區者更何所遺哉？」擇之使各散。五人者，皆相率抱幼子自沈於河。裨將之從溺者百餘人。連開飲泣不能仰，慨然謂部衆曰：「戰亦死，降亦死，均一死也，不如其戰矣！」遂率死士數十人，突土司營，殺夷兵千餘人，力屈被縛。

● 繼承恩極送於成都，駱秉章對容訊之。連開箕坐，侃侃而談，自稱年四十三，於當時清將之負名者，皆加貶辭；惟謂官圖藩雖不以善職名，而能阻投賞將，規畫精嚴，自是健者。又於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天王起事以來，與清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冊，讀斷發淚。秉章乃上其事於清廷，得旨命戮連開於成都市。

連開於太平初起諸王中，號其友人；所至有仁義名，附者頗衆。有節顯者，皆懷策至金陵，天王不用。連開請之，奇之，告天王曰：「熊備，奇才也，若用之，天下不足平矣。」天王終猶豫不能決，連開太息，贈以巨金遣之。備二知過，遂修身不仕清廷。

連開工文辭，喜吟詠。在江西曾與番相持連年，每與國番，國番難與之。其子嘗招連開降，連開報之以詩云：

甘藷片香入泮宮，更聞桂蕊起西風。少年落拓寄中甸，陳迹飄零塞

鶴。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立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紙合名山可盡誇。不覺天人在廟堂，生祠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藩專例，未造乾坤有注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何苦海少儒場。那知著作千秋業，宇宙長流一瓣香。

馮慶樞既登中鳳，不爲危懼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慷慨，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撥轉劫區馬，萬衆梯山似病鴛。吾言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昔個將材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盡麒麟閣，早夜當燃虎豹韜。滿眼山河增屢歎，河頭功業謝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迎學道高。

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洪濤。賈人居貨勝神鼎，亭長遺鴻鳴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嗚呼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俱厭，何事當年田舍翁。

國藩靈之，爲之贊嘆不置。

在天京時，又嘗於翼王府前，立大匾，自題六字其上曰「了不得，不得了。」過者莫解。秀清問之，遂開笑曰：「此意甚明，成則了不得，不成則不得了耳。」秀清默然。其曠達玩世如此。（凌善濟太平天國野史）

一一 石達開逸事

(一)

不須開善文辭，兼工技藝。嘗教授弟子數百人。其學法高者曰「弓箭裝」，低者曰「懸獅裝」，九面應敵。每決鬥，矗立敵前，驟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敵踵至，疾轉踢其腹膺下；如敵勁，則數轉環踢之。敵隨具飛起，跌出數步外；甚有跌出數丈外者，曰「連環鴛鴦步」，少林寺武僧山西派所無也。傳其術者，以陳邦孫爲最能。（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二)

劉王石像，每以財雄一方。其親僕，好結構。屬小強人，門下河多兩山，輒于日與之馳馬騎射，投劍擊毬爲樂。

其地所居數十里，有一山，常孔道。山有盜，數賊人以貨，招客結黨。有閩商於重資出其間，聞之，憂恐不知所出。夙耳聞名，因詰謁，備陳所苦，乞免。遂因許之，留閩商於家，將爲傳者指送度。盜魁大怒，率其黨百餘人登道開門，謀窺之。遂開門盜至，即開門延入，語之曰：「壯士之所欲，貨財耳。第念閩客挾贊離鄉井，走萬里外以謀什一利，亦良苦。今壯士欲與爲己有，彼畏其寶，胡以東歸？惟有蹈溝壑死耳。何不忍，敢敢爲緩頰。」因問閩客：「所攜金幾何？」曰：「二千。」乃自啓篋出金，數說陳諸兒，謂曰：「聊備不贖，敬以爲獻。代客請命，倘於面宥之，僕不啻受身其賜矣。」盜與其黨相顧愕眙，太息曰：「人

言石先生重義輕財，豈不信哉！吾所為積非人。今重違公命，客館就遣無他慮。然所惠實不敢受，請辭。一塗開大悅，治酒為闔客祖餞，榮膺諸盜。酒酣耳熱，各吐胸臆，大有相見恨晚之概。（同上）

（三）

唐野史記靈王狀貌雄偉，在軍中常穿草鞋。吾聞擊國周翁，則謂王破眾國，乘輿入城，唐民設香案，鵝黃旁接迎。王先傳險士卒，毋許擾害人民，雖敵憚其威，趨去香案。入行館，得見地方父老，問所疾苦，溫言可親。其狀，長面蒼鬚，額高而有光，眉深黑，齒潔白，有多髭；指裏素綳，另加岸，如書生；荷昂平裝，終不能謂為百戰健夫也。

城中一紳士，有子僅八歲，而經史已悉讀，善作墨戲畫，有神童之號。王聞，令人召之至，置之膝上，問以書義，童子應對皆合。王大喜，留之與同食臥，賜物甚多。未幾，王驅城，又厚賜之，曰：「勿恃聰明口自憚！」竟諾之。今其人猶在，餘實未接一芥也。（龍溪楚夫廣錄）

（四）

建隆，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槐村人。年約二十餘，身材長大，黑面高額，微髭多鬚，目有凶光，人甚鄙陋凶悍。家本富饒，獻賊十數萬金，入夥封為翼王。自粵

西至江寧，皆與其軍事。

壬子十二月，賜武昌，率兵出大東門，與我兵苦戰。陷江夏，先住改加驍侯第，嗣住上江考棚。癸丑八月，奉旨督赴安慶一帶安民。十一月回江寧，以僞燕王秦白嗣代之。甲寅八月，官軍自岳州水陸下荆，渠賊遣使開復湖北，行至蕪湖，官軍已克復武漢，遂開又奉旨督歸守安慶，安慶湖口。

○ 蕭開銅臭小兒，亦無他計，每見渠賊，謔稱天父附體，道言時探信不靈，惶悚流汗。律奉洪楊象三故嘗神明，特授其渠賊，故屢委以軍事。一張修梁賊情竟驚

(五)

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獨殺東王一人；因東王天王賞信，權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分封，則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王二王不服，密議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後北王殺東王之後，盡將東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是以翼王怒之。

後翼王至湖北洪山，知到京城殺害許多之人，在湖北洪山營中，同會錦象那瑞等，與程同京那，許及弟幾之軍。本章北王願起他心，又與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將城山小南門而出，去上安省，許讓等仇向。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將洪山之軍救軍。至玉和朝，不分清白，與

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奔門外，並合朝同心，將元王殺之，人心乃定。後帝
元王被執，解至神廟。元王親看，果是不差。

後元王回京，令朝同鄉元王提舉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而
王。安王即王其兄洪仁發，肅王即王其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莫不歡悅。
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古執，認實天情，與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押制
賀王。是以賀王與安福三人結怨被忌，押制出京。（李秀成親供）

(六)

遂開馬關店金殿，志不得中，其黨要遂謀之曰：「王得軍心，何能變受人
制。中原不易圖，易入川作劉玄德，成鼎足之業？」遂開從之，疏求去；又榜城
市，告衆行，以煽衆心，從之者十餘萬人。

至安慶，得陳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玉成軍已發，往告秀成，秀成曰：「吾
所乘郵井，捐生命，以開功業，中道易心，捨世其謂我何？吾決不行，君自裁之可
也。」玉成曰：「非君言，吾幾為所誤。」兵止不行。遂開初視二人必樂從，及皆
附絕，益失意。不能復還金陵，乃去皖，隨行兵數十萬，秀全聞而條之。

遂開既於咸豐七年背秀全而行，衆百萬；比至川界，散殆盡，僅二三萬。至苗
增隘口，苗人窺萬金，始放行，遂開以路險不敢戰，卒與之。派度關，苗人伐木，

塞北歸路，大山壁立，崎嶇險阻。苗人開道告川督盛秉章，咸擊之，收退無路，復

圍突擊，兵已餓二日不任戰，遂開曰：「吾一人自赴敵軍，爾等可免死。」

乃張黃蓋，服黃袍，從數人，乘百馬而出。清軍將擊之，遂開曰：「吾求見爾制軍，速爲我報。」乘章納之。遂開入，長揖不拜。乘章曰：「爾欲降乎？」遂開曰：「吾來乞死，意將士卒請降，九原當拜公賜。」乘章曰：「吾成汝志。」乃殺遂開，而賞遺其士卒，不截一人。（羅澤融太平天國紀）

（七）

粵賊石達開，洪秀全馮秀清而起潯州之金田，倡稱太平，踞嶺涉湖，乘勝沿江而下，攻陷金陵。旋據寧波，不克，退據甌江，西入府，與曾文正公相持地。既乃突入浙江，由桐廬江以西，以達湖南，聲勢震盪，遂滿花縣，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負我洞庭高山以南，作隔世境。遂開乃還臨廣西，復據湖南，從窺四川邊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萬里，屢敗官軍。厥後領走據地，避官軍，比爲官軍所擊，則陣伏山中，俟伺形便，飄忽遠避。自謂生長苗蠻，善涉奇險，從幽徑，恣其出沒，使官軍震眩失措，莫之能防，曾亦卒以此而滅。

同治二年三月，由雲南龍川，使其弟銘勳率所部賊萬餘，由寧遠冒險深入。博新敗死，餘衆踞日夜力兼行，飄忽如風，闖入陝西，欲引官軍追之北上，俾南

路空虛，遂徑途自率大隊渡金沙江，將北窺大渡河。大渡河爲西南巨險，賊由越將
 冤家大小兩路而來，必安慶壩及萬工汛。緣河二百餘里，有渡口十三處。昔直總
 丁司轄境，皆仄窄，可北越松林小河，由上游建定橋及化坪林徑渡，入滄天壩
 州。

於時劉文忠公督四川，長沙劉蓉爲布政使，綜理營務，贊劃軍謀。偵知松林
 地密土司受賊賄，將讓路，駱公及副總兵唐友耕一軍，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汛；微知
 府郭步蟾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微請軍帥捐地扼雅州榮經及化坪林以塞險；微
 林地土千戶王德元率所部土兵，駐守松林小河；微率部土司趙承恩統夷兵截斷越
 大路，逼賊使入土三境，伺隙入險，即鈔其後路，使不得退。尤重賞承恩至應元
 夷兵土兵，並許確據財物悉賞之。

布政使定，應元率衆可四萬，統將舊軍擊前進；知越邊帶製監嚴兵以待。果由
 小徑趨王德元所轄之紫打地。其旁兩山壁立，隘口險仄，易造懸崖，前阻大渡河，
 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灘河。遂州以土司之納其賄也，夷然信之，長驅入險。是時
 大渡河北岸尚無官兵，遂州使其下道船筏運渡。渡者已萬餘人，會日暮，忽傳令撤
 退南岸，謂其下曰：「我生平行軍謹慎，今師渡未及半，備官軍卒至，此危道也，
 不如待明日早渡。」

遲明，遣賊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數丈。遂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可平也，當少待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寇軍起剽北岸，用槍廠隔水擺賊亦有死者。遂開欲退出險，遣江黨回視隘口，斯土司已斷于年古木六丈，徑於地以塞路。且有夷兵把守。欲索兩旁小徑，則皆千仞絕壁，無可攀援。賊衆遊弋大渡河松林河南岸，晝夜伺間劫突。若殺官士兵數輩，死亡者甚衆人。當承恩復由後路抄入，攻奪馬鞍山賊營，絕其糧道。夷兵慮三五爲羣，伏險狙擊，咸自山崖捐水石死險，官兵亦不時渡河馳勦。

遂開進退無路，無得於矢，隔河射入王德元營，詐以重利，求讓路，德元不應。復以利誘激承恩，承恩攻之愈急。遂開徇於衆曰：「吾兵以來十四年矣，跋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雖時遭艱難，亦常獲而進，轉敗爲功，若有天祐。今不幸受土司延，陷入絕地，軍糧盡而衆散出險，毋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泣拜，衆皆泣聽。越日加造竹筏，繫於北中求生。

夏四月，癸巳夜，遂開空營帶二百餘人祭旗，悉衆分環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擔牌蔽身，皆披髮衝冠，挺楯立。衆在同時俱齊，俾官軍土兵槍砲所擊，悉隨聲將飄散，浮尸如葉，飄流而下。遂開在關中月，夜橫賊營，殺者馬而食，賊則悉棄軍糧。官軍與承恩聽尤開所圖，乘其虛入擊打地黃賊其巢。

邊開喪其輜重，率餘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鴉嶺，復爲夷兵所阻。妻妾五人盡其二子，自沈於河。邊開望官軍豎投誠免死大旗，乃盡一子及僞宰輔等三人，與其餘黨呼曰：「石邊開降！」前承恩等觀之驚呼，訊其餘黨之原倪及脅從者逾四千人，分途遣散。其積年老賊二千餘人，唐友耕派營分駐彈壓。

五月丙午朔，邊開等五人過河，至唐友耕營中。越三日，解送成都。明日，官軍夜以火箭爲號，會合夷兵，圍擊僞官二百餘人，俘賊二千餘人滅焉。邊開到成都對簿，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口如懸河，應答不窮。自譚年三十三，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職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覩也。乙卯，磔邊開於市。

是役也，邊開不自入絕地，則不能滅；卽入絕地，而無夷兵四面扼制，亦不得滅；然使諸土司中始無得隨縱賊之人，以開之審於行軍，亦決不肯殺入絕地也。知土司之隱情而善用之，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至賊衆臨渡而山水忽發，又假天意滅賊云。

按邊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尙無官兵，而駱文忠公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爲將士請獎張本，不備不禦用其防河聘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當時外省軍報，大都如此，亦驅使車將帥不得已之辦法也。邊開之舉，半渡救

甲係府政廳，執告余弟澤懷者，余追憶而寄之。其他月石與地名人名，則待敦
（詳編成書石達開被禽事）

（九）
就擒於四川也，有子侄三胎，并受縲絏，下之陸汗，使二婦接言之，俟
現狀。現在獄，日思我父母，啼不止。二婦嗚之，誦被，則反偏曰：「
將楚而殺之！」見兒縲絏，因狂啼。如是者數月，兩目致赤腫，將其母凡
數年，著官帽，而帶仇二字不絕其口。官恐貽後自患，乃戮獄殺之。（紫
苑天廬彙錄）

（九）
同治四年，鎮江一僻肆，有一年而小兒，年十三四。自云瓊莊巾之兒，與
父母同自潘山家中遁出，父得在途死，一身其僕，遂就役雙口腹，不計償債也。嗣
肆主審其，雖赦，諾之。服役三年，種劉雜糧。忽一日，府署役人捕之去，初不明
其故；轉時父捕解肆主去，嚴刑拷訊，言以高道。解肆主不能為刑，遂詳服。結
旬日，與小兒同戮於市，乃知是兒係復王鹿出子，大府密徹各路偵之久矣。（同

（10）
一八下人，

石遠開有女名綺湘，年十九，聰慧工文學，姿態嚴整。嘗至綺紅院觀樂，諸女皆失色；院爲楊秀清輩留妓之所也。天王嘗徵爲太子妃，遠開不允。或曰：遠開初有一子二女，一天死，存者祇次女筠照耳。天京陷，年才十七，飄零楚袖。初，遠開引兵獨出，筠照日侍天王，甚愛憐之。及淝水屢城，筠照變服遁走，賊謂爲婦。未幾，以寒餓死，識之者哀之於寺門。筠照所部綺湘也。（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三 石遠開異聞

(一)

四姑巖者，桂陽韓氏女也，名寶英。父一老貢生。寶英生而聰慧，三歲。父授以唐人詩，琅琅上口。七歲，解吟詠，鄰里稱女神童。十四歲，而異操之取也，湘桂之間，遠爲戰場。兩軍而外，復有持數十寇，竊據其間，當時流離荼毒之苦，有不可勝言者。

韓氏一家，倉皇出走，不幸與土寇遇，盡殲於兵。寶英匿草間，亦被執，將迫以行，而翼王師至，遽捨之去。寶英稽首于馬前，慷慨陳家難，聲淚俱下；并詳陳土寇根株，乞剿爲除，以安鄉里。翼王大感動，使幅將以千人掩土寇山中。悉將

之。使翼親自辨其仇，而後屠之以祭。更令其棺木槨，厚其父母兄嫂，使三百人任之，半日而殯成。

翼甚感恩，願委身事王。王不可曰：「吾汝馬中人也，兵以義動，若自勉之，所部必有因緣，若口實者，非所以兩全也。無已，責以父老禮而留軍中，俟他日深靖，可乎？」翼莫敢諾，於是為王號女，行門，稱四姑娘云。

四姑娘為王家文告，敏通無匹。每軍事勞午，四姑娘中坐隔案，選三寸不淨如鼠，左右凡二，各一盞生伺焉。四姑娘手寫而口左右授，三層並成，頃刻千言，莫不加點。翼王平時頗以文事自矜，至是亦深歎不及也。

翼王自金陵不得於當權者而出走，獨四姑娘以治軍書，故從之，故翼王家人皆及於翼氏之難，獨四姑娘免焉。

中飽馬生，黃德無聊，入翼王軍中，人稱僕誠，然小楷以外，無他他；惟說四翼子，舉其氣宇，不能辨也。四姑娘一日告翼王，願嫁馬生。…王笑曰：「此將當何所為，而實識之耶？吾軍中不乏文武材士，屬以軍中倉猝，不暇議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還婿矣，而必此人耶？」四姑娘曰：「父言如是，然兒意有在，父視月或知之耳。」翼王亦不更詰，即下嫁焉。馬生始顧不及此，斯時驚喜外，別無他言。夫婦二人，仍為翼王治軍書如故。年餘，四姑娘生一女。

魏王將入蜀，賂土司爲要援。四姑娘聞之，諫曰：「英性反覆，恐不足恃。且蜀道巖險，進退不易，難圖之功，不可恃也。」魏王曰：「是言吾亦知之，特以蜀軍用兵，務收得勝，從議定局。近來朝廷於我，猜忌既深，而君臣亦自相疑阻。恐非佳事。吾與蜀從說僧言，不如別樹一幟，莫遲一選。吾聞蜀西藏衛，外險而內平，地廣而民備，吾制得康之，亦一扶疎也。今既力疾走，邊城不攻，不過一月，編羅之險，皆爲我有，敵兵雖至，庸有及哉？」同時諸將，亦多諫阻者，魏王皆不聽，遂入蜀。

初戰順利，已而入險，土司果背約，相持於素打地。魏王所請，不悉途徑，首尾被截。魏王盡力戰，潰圍走趁驍，從者才二千人。清軍令土司軍三萬餘，急圍之。魏王度不支，詔四姑娘曰：「不從汝言，今果困矣。」一撤官劍，左右急避之。四姑娘謂馬生曰：「王平日厚吾儒，將何所爲？事至今日，自惜身命耶？」馬生方躊躇，四姑娘曰：「胡，庸奴！爾戀妻娶耶？」一時手中抱兒，立投階下，呱呱一響，兒碎其首。馬大錯愕，顧四姑娘刃自陷其喉，猶咽其將斷之聲曰：「連與王易上一場宿債，世王入帳後。少頃，軍中傳降王以樂降清矣。其實王已借心贖款人，變服遁矣。」

王既降，走入石雅山中，欲收集所部，圖再舉。聞馬及軍中健將數人，皆爲清

娘，餘衆潰散，不可復合。王歎曰：「事敗矣，奈何！」黃神山有老媪，年九十餘，王之弟，迎門而候。王訝其前知，與語大契合。同時從王披猖者五人。媪云：「靈王是羅摩後身，而因姑娘散花天女也。」（同上）

(二)

清史云：遼開寶末香死。光緒間，浙人李某，遊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處，解纜適風，突有一老者，童顏鶴髮，覆肩其偉，與附載，許之。既下舟，老者謂舟子曰：「頃刻常有大風起，勿舉維也。」舟子亦老於事者，仰視天空，知所言不謬。誠次，狂飈陡作，走石飛沙，歷一時許始息。

少焉，雲散月明，命酒共酌。老者飲甚豪，酒半酣，縱聲詠賦，明歎息曰：「風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姓氏。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必欲實告，恐致孽怪耳。」李遂不敢窮詰。而老者已隱伏几，鼻息雷鳴矣。

破曉，欠伸而起，謂李曰：「老夫將告別，向舟之誼，極荷高情。後如有緣，尚當再會。」遂舉足登岸，其行如風，瞬焉已遠。

李既送客，比返舟，則一傘遮焉。查其來狀，爲之驚疑，則重不可舉。異之，視傘柄。係以鐵製，上鐫「萬壽王唐」四字，始恍然知爲靈王石邊閣也。（同上）

四 石達開供狀

石達開供，係廣西貴縣人；祖輩由廣東和平縣移來貴縣居住。現年三十三歲。父石昌奎，與母親均已早故；并無兄弟。娶妻王氏，生有子女，均在南京被害。後來妻妾五人，幼孩二人，昨在河邊均投水身死，只存這親生一子石定忠，年五

歲。達開自幼讀書未成，耕種為業。道光二十九年，因本縣土人趕逐客入，籍家可歸，同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馮雲山共六人，聚眾起事，共推洪秀全為首。洪秀全係廣東省人，現年五十餘歲，初時不過萬人，後來人多。

三十年，先踞永安州城，後由永安竄出，圍攻桂林省城。解圍後，二年三月，走全州省。四月至湖南郴州，七月四攻長沙省城，蕭朝貴被官兵用砲轟死。十月解圍，竄岳州，破湖北省城，達開任學院新署。不幾日，即由武昌下江西九江府。有會稽秦鎮前院破安慶省城，曾發秦已死。三年，直抵金陵，從北門挖地道，用地雷轟陷城垣進城。時亂軍戕害文武官員，辦不清楚。

達開起事即稱王，與洪秀全同住江南省城。楊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韋昌輝屢受其辱。七年，達開假乘在湖北，聞有內亂之信，韋昌輝請洪秀全誅楊秀清，洪秀

全不許。韓加揚奪清偽號。韋昌輝不服，便將楊秀清殺死。遠開返回金陵，惡鬥他
們排解。洪秀全心疑，便殺韋昌輝。遠開見事機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兒女，留在
金陵，均被韋昌輝所殺。遠開復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即將韋昌輝殺了；有謀害遠
開之害，旋即逃出金陵。

七年，從安徽至江西浙江福建。八年，復回南安道年。九年，到湖南桂陽臨陽
等縣，圖攻寶慶府城兩月有餘，賴劉皮失營三座，不能得手。是年回廣西，走桂
林慶遠至賓州，因夥衆三江兩湖人多，各有思歸之念，不能管束，將大隊散回。遠
開在南寧府沒有多人，想要隱居山林，因到處懸賞嚴拿，無地藏身。十一年，復聚
數萬人出廣西，由湖南會同澧沅龍山至湖北茶峽。

遠開久想占踞四川省，前治元年，由利川入川，到石碛涪州有二十多萬人。後
率沿途異會，人數更多。順慶齊姓楊姓攻破長寧，不能深入，繞道貴州境後，雲南
明通，橫從補江過河，介城隍由麻山縣入，令李復傑紫雲南副官村，又令賴劉皮分
路進入寧遠府，使官兵不能望顧，約在米糧壩交界地方，與中廣齊齊進。

遠開因橫江敗後，率衆繞至茶糧壩，知辦陳興賴劉皮已由寧遠大路進，李復
傑自副官村敗退後，欲由貴州邊界繞入川境。遠開即率衆渡金江，徑擊遠，恐大路
有官兵阻，故走西邊小路，只要推過大波河，即可安心前進。不料走至紫打地土

前地方，探看上下河岸，皆有官兵，河水忽長，那些夷人，三面時來搶擄。造船裝箱，搶渡幾次，均被北岸官兵擊沉，傷了一萬多人。後來食盡，死亡無數。

達開正欲投河自盡，因想真心投誠，或可倖免死。達開想求衆人，俱各棄械投誠。達開率領黃再忠等三人，並兒子石定忠，過河到唐總兵營內。其尚未渡河衆人，不知如何下落。金陵頭目，出來多季，不知現是何人。陝西漢中頭目，並不過問。李復碧深知調度，曾交三萬人給他管帶，現在其否尚止雲南或貴州。未得確信。所供是實。（略乘章駱文忠公奏稿）

一 詩歌

(一) 別南王馮雲山

相處日既久，分離別緒長。心靈橫地起，鸞鶴刺天翔。意氣凌南里，威聲撼八方。□□□□□，含笑□□□。（盧前石逢開詩鈔）

(二) 題壁

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胆硬如鐵。策馬渡懸崖，彎弓射胡月。人如作酒杯，飲盡仇讎血。（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三) 致曾國藩五首

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添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塞裏鴻。變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

不窺夫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未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佳途多幻境，幾多若海少秋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還留一瓣香。

揚鞭慷慨敵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賸賴，莫憑赤手挽元元。三年歷歷悲羸馬，萬壑梯山似弱猿。我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骨痕。

英雄將才同斷髮，楚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盡麒麟閣，早夜當爛虎豹袍。滿眼河山成勝敗，頭功業聽莫豪。每有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舉竟高。

大帝助華多美頌，皇家世業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乃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湧泉芝草垂根脈，剝落當年田舍翁。（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四）再游會同齋

支撐天柱負辛艱，拔下雄雄決一幟。試看樓槍天上掃，夜深慘澹斗牛寒。（盧前石達開詩鈔）

（五）我朝傷內禍

我朝傷內禍，嗟哉心中悲。憶昔諸豪流，并逐秦鹿馳。三戶必亡秦，秦逐項羽

危。相與建大策，用以張四維。日月麗中天，重光會有時。天志詎易測，人謀萬難知。一朝杯酒間，白刃寒殿帷。老夫自何辜，誰料丁亂離。城中少人行，喪犬無安棲。洞洞血中路，宮雉失光輝。雲浮黑慘澹，酸風向西吹。已矣復何言，去去別安歸？（凌雲詞太平天國野史）

（六）亂離復亂離

亂離復亂離，到處心頭驚。亂氣不崇朝，長夜影南明。歌眉盡啼淚，切切訴不平。百草忽不芳，鶯鳴鶉鴉鳴。君王信謠言，為聞蒼蠅聲。靜思三太息，衫袖滌餘憤。人生宜吟詠，誰無妻孥情！（履前石達開詩餘）

（七）寄友人

分手千里別，□□□□□。□□□□□，想思人漸老。遠希登高邱，天運拾勞草。秋風忽南來，□□□□□。□□□□□，萬物皆枯燥。安得稱陽戈，轉瞬回溫煖。錦羅何飄飄，東南西北闊。恨我無雙翼，□□□□□。□□□□□，千里含煩憂。四河俱倒懸，安得相往還。貴復忽忘賤，勤若日加餐。君子欲養全，勿憂忽獻單。夢寐有倪端，歲月成回旋。長恐歲朝白，覲面移緜口。寫此傾款情，請君為方鑑。（同上）

（八）望家山感作

望家山感作
望家山感作
望家山感作

空山嶺不見，茅草促離憂。風雨連朝夕，楊花撲酒樓。關山惜客夢，驛路指離愁。振恨安所適，暮雲西北浮。（同上）

（九） 渡路

別影意悽悽，塵埃眼欲迷。荒江鷗鷺鳴，古木杜鵑啼。□□山無語，孤行日漸西。飛鴻無伴侶，萍路自飄搖。（同上）

（十） 途中感懷

道路自慙慙，塵埃障眼迷。飄零鴻雁侶，顧影有餘悽。（同上）

（十一） 懷盡子虛

羨子居好，秋生桂樹幽。終年事戎馬，香燉幾時休？（同上）

（十二） 雜詩

遊都還幸鹿，捷足先得之。□□□□□。嶽斷漢旌旗。（同上）

（十三） 馬上口占

蒼天意茫茫，華生何太苦！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惜哉無舟楫，浮雲西北傾。到耳多哭聲，中原白日暮。（說元室述聞）

（十四） 極目

極目楚京蘇，狂風著意吹。荒涼唐日月，飄渺漢旌旗。北地春花笑，南朝秋葉

(二十) 哭天王被讎

驚驚管樂才，當世豈易購。天王其夫子，救民出水火。伏劍從軍行，願附自雄武。海內皆昆弟，相將一臂助。正盼王師來，宿祲盡洗吐。何圖天不祿，投身喂豺虎。雖兮忽不置，一原白日海。血肉何復藉，白骨披道路。所恐長城壞，何人挽天步？嗚呼不淑，吾自悔延語。華夏正多難，瀛風猶如注。(同上)

編者云：明英於太平十三年，而天王死於太平十四年，依物理而論，其能作詩以哭天王？惟後人頗得開寶末實死，則哭天王自屬可能。詩妙詆諆其時，亦若姑亦博識之疑。

(二十一) 感德頌首

孤鼠縱橫憤噬人，無端所破一案春。夜闌試向城頭望，何處妖星巨若輪？行計才過古昭關，千古同嗟奸與頑。淚灑九泉收不得，自雲誰望太行山。(詩指嚴石函開日記)

編者案：感德頌首，見詩指嚴輯石函開日記，此書今人頗疑其僞，故附感德頌後，藉示傳疑云爾。

一 書取

(一) 復官

漢書卷九十四

僕與足下，各從事於疆場，已成敵國，忽於戎馬倉皇之際，得大君子賜以款言，得毋羸羊結之風，不以僕爲不肖，故以障抗相持耶？今謹以區區之意，用陳左右。

夫僕一腐材耳。漢歷英雄，變謂風虎，如僕者烏足以當大君子之過領。然足下以一時之勝負，卽爲天意，則謬矣。漢高履險披危，方成大業；劉備艱難奔走，始定偏安。苟其初亦諉以爲天意，誰與造後來之事業？又試問兩年之間，天王收復天下之半，保軍北上，誰揚宸定；此則天意又何在乎？

展來閱周元勳，皆捨命效力；而南二王之死亦當矣。且是下之意，有爲僕所不解者。豈草莽之士，遂不足以圖大事哉？秦楚英雄，而天命所歸，乃在泗上屠狗之輩；蒙古一刷，而大業所就，卽在皇覺寺之僧徒；此是下所知也。

是下固曾讀聖賢書者。春秋夷夏之辨，當亦熟聞之矣。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彭門寇晉；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設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斯憾。而足下喜勳

名，樂職事，頌或可為；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為正統，此則僕所深為詫異者，誠以不料足下說有此言也。

辱承錦注，欲以名器相假，然則足下固愛我而猶未知我也。曩者兵抵三湘，真堪那番，足下高懸廣額，巍然無恙。凡鳥過門，未敢留刺。今幸賜良言，且爾且感。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設僕等所事不成，他日足下辱過敝廬，曾能再動今日之愛情否耶？既蒙結愛，難以函謝。今當西征，席不暇暖，無從把晤。謹附呈詞五首，以塵清聽。足下觀之，當笑曰：孺子其自負哉！（盧前石邊開詩鈔，僅詞五首，別見前章詩歌。）

（附）曾國藩致書

大清禮部侍郎新制湖廣江西軍務曾國藩，書候天國翼王麾下：

某聞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今將軍以蓋世之雄，舉兵湘桂，震天下倡。奇略雄才，縱橫萬里，甯不偉歎！然時勢不可不審也。當洪秀全奮袂之初，廣西一舉，萬端震動。連距武昌，下臨吳會，形勢之雄，互古未嘗有也。然以區區長沙，且不能下，使南北隔截，聲氣難通，故馮遠損分據秦州，肅王亡身於湘郡，曾天養失事於漢口，楊秀清受困於武昌。以至盛之時，而不免於險難，則天意亦可列矣。

腰斬開創，背君臣一德，以圖大事。乃事功未竟，殺戮相仍，君王以苟安延且

夕，貴胄以私愆忌功臣。以建大功行大志如將軍者，且不安其身，此則將軍所知矣。夫范增失意於鴻門，婁養獨身於蜀道，此非勇智之缺乏，則其所遇者非人也。兩將軍去就之故，則以恃才智而昧時機，遂至沈迷獨獄，而有今日耳。

國朝七葉相傳，號為正統。深仁厚澤，禮士尊賢。如將軍者，一登廟堂之上，方過製北面羣馬宮室，甚謀世用，只求進白，將軍寧不知作此一步想耶？彼洪秀全以草莽之士，僥而走險，騷擾一隅，行將焉往？將軍將而德維，尚在不得志，甚非善所敢言也。奉恭主軍戎，實專征伐。將軍或失志迷途，或自開覺庫，竊為今日，惟將軍圖之！

（附）李元皮致賀王書

統帥平江水陸全軍李元皮，謹寄書與石君公閱足下：

蓋聞神器不可留假，大業不可力爭；味順逆者受誅戮，設事務者為皎潔。自洪秀全揭秀清，朝貴章昌際，衝雲山與足下稱亂以來，計八九載矣；蒼生塗炭，不下數百萬矣。順逆之理，始復弗論，足下亦將失禍福成敗存亡之故，猛然省悟，與查而熟計之乎？足下已成騎虎之勢，縱有悔悟之心，無由自遷，此足下苦衷也。然有絕好機會，轉禍為福，不特救生靈，保九族，兼可垂名竹帛，成正反之奇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足下其亦知之否？

今日不以空勳足下，先將綱等所以取敗之由，與我建朝超越前古萬萬無可抗逆之處，一一詳陳。如是下胤宗有靈，即願鵲敢言勿忽。

從古草莽倡亂，如漢末黃巾，唐末黃巢，元末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輩，皆稱主昏國亂，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乃放棄機起事，然且不辭誣而殄滅之。其故何也？天憎奸生惡殺，凡篡賊首，理必先亡。至若明照崇禎之世，朝不失政，民不離心，從未有憑空發難，妄肆殺戮如斯等事。以爾等之氣概，視黃陳張李，百不逮一。又當楊洪章之現報俱在，足下尚儼然得意乎？其謬一也。

自古布衣得天下，惟漢高祖明太祖。後世之亂賊，皆欲妄集二君。不知彼奉元運終之候，愛天生之真主；而又有陳項張陳輩為之生驅，且皆五六歲即成帝業。爾等倡亂已九載，費難端於聖明之朝，費禍畀於所歸之郡縣，又日敗月蹙，黨羽絕滅過半，豈今尚在夢中乎？其謬二也。

爾等僞示，每以夷夏界之。毋論舜生東夷，文生西夷，古有明證。且爾等所奉，乃英夷天主教，不相矛盾乎？英夷之俗，生女為重，生男反嫁人，舉國皆雜種，無一宗真血脈。爾等甘從其教，官相率為雜種乎？且天主教有兄弟而無父子君臣，以妻為妹，以母為大姐，敗壞倫常，真無人理，中國能行其道乎？爾等經營之由，或因前次英夷督戰時，中國有給還洋銀之事，遂疑官軍不振，相率作逆。豈知

英夷志在貿易，原無癘病之意，朝廷以大度容之，迨後求進城即嚴拒之矣。去年在粵滋事，即盡殺而痛懲之，且燒燬洋行十三家，勒賠國稅二十萬矣。真夷鬼尚不能猖獗，假夷鬼獨能成大事耶！其謬三也。

治歷明時，閏歲成歲，始自魏吳降帝，載在尚書。月以則閏，月晦則伏，昭然其見。儒等妄欲更之，張望朝野，一概顛倒，是昭譴天道。所改干支子好實登茂閏等字，所說天父下凡及六日造成山河等語，皆怪誕無稽，從古未有，其謬四也。

孔子之道，與天地無終極。今欲耶穌之教，廢孔子而捨其庸，此乃古今未有之奇變。既為天地所不容，即為人心所不服，以此愚天下而新其耳目，真山陰賊，作何結局乎？其謬五也。

先聖為萬世師，今各處祠廟，亦皆有功德於民，載在祀典，光華前朝至重。爾等皆一律毀滅，誣譏者反以神無顯報，疑視等有自來也，不知天正厚其惡而降之罰耳。暴惡之貫說未極，鬼神亦有靈祐之時，俟其力盡而棄之，將報念過，而禍愈酷。爾等如此猖狂，荼毒生靈，毀滅神像，不知紀極，富貴豈不可得，冤孽豈不能解，蕭楊洪章既伏天誅，足下能安枕而臥乎？其謬六也。

凡此皆彰明昭著，然猶以事或有之，請再以勢言之。天下十八省，合舉天十有九省，而又有臺古四十八部，西藏回疆。皆錄我朝版圖。爾等所踞，在江南備任寧

一城，在安徽懷安慶一城，在江西惟吉安撫州建昌三城外，卽非爾等所有。此皆九年之首尾，偶一翻覆萬國來同，豈不可說。此廣然之萬不敢也。

自官軍克揚州鎮江瓜州，而金陵之賊困，克袁州瑞臨，而吉安之賊困，現在金陵安慶九江吉安，皆合兵圍，糧盡援絕，如鳥之在籠，不能飛出。爾等所恃者堅守耳，將軍以長圍圍之，糧糈多，圍至一年半載，勢必淨盡。試觀武漢漢江及瑞臨守城之賊，皆痛割殆盡，人豈爲爾等守乎？此強弱之萬不敢也。

爾等北犯之衆，渡黃河有十餘萬，幾至隻輪不返。且起事以來，踞武漢而不能以荆襄，踞揚州而能得淮徐，踞岳州而不能圍巴蜀，踞常澧而不能窺貴雲。已破湘源矣，不能溯江而通兩廣之屯巢，而爲塔軍門三千二百人所敗。已破邵武矣，不能乘勢窺閩浙之要郡，而爲圍丁數千人所殲。此事機之多梗也。

自克金陵，卽志得意滿，淫縱奢。兼以猜嫌忌刻，搆逆謀殺洪逆，反爲韋逆誅其家。足下爲楊逆復仇，而詔韋逆，洪逆更深恨之，幾至禍起蕭牆，自相魚肉。此種奇變，足下自思，當亦寒心。然非足下所自主也，經其旣登，天必假手以正其罪也。爾等如此猜忌，黨羽亦肯信乎？現在裏脅之衆，愁怨日甚，思逃者十之七八，獨足下夢夢乎？此根本之先槓也。

爾等起事之初，以假仁假義愚天下，禁擄掠，禁姦淫，禁殺戮，人亦多願爲所

與前大不同也。

石與前大不同也。儂等在廣西時，所取亡命，腐不長死。其時承平日久，官軍多未經戰陣，是以當之輒靡，遂釋然備天下無人。今則歷練既久，精銳過前百倍矣。我湖南兵尤務義勇，援江援鄂，錄曾部室麾下，水陸數百萬，身經數百戰，餉足固戰，餉不足亦戰，此乃國家恩德所為，非可強而致也。即如僕所部之平江營，五載以來，殺賊不下二萬，是下所深知也。是下前在廣西，精銳聚於一處，今散於數處，勢分則力薄，日久則氣衰，後來遠不如初，又見死傷過多，曾天然羅大光強戮，莫不灰心解。多路官軍，又復蒸蒸日上，久戰不疲。是今日之軍情，又與前大不同也。

以事若彼，以勢若此，足下試平心察之，所有一語不確否？凡舉大事，在證驗，足下若起而於漢唐元明之末造，或尚不覺；今值聖明隆盛之日，妄發此言，則萬非其時矣。且足下亦知聖朝超越前古者，固大有在焉。

自古得天下者，三代以下，漢明爲正。

於前朝者君臣之義。國

朝則龍興東土，與明爲敵國。迨明運告終，中原無主，羣臣皆請入關定鼎，恭明帝以祭纛，虞忠節臨位，唐虞以來，未有若斯之盛。得統之正，此其一。

我朝疆域，中國既大一統，又合以東三省，及內外蒙古等處均撫，輻輳五萬餘

里。黔源楚桂川陝，改土歸流之郡縣以百餘計。外此如俄羅斯琉球日本朝鮮安南呂

宋諸國，莫不奉正朔，獻貢琛，遣子入侍，愛同樹以榮所未有。輻員之廣，此其

一。

隆慶仁皇帝御六十年，高宗純皇帝臨朝六十年，禪授之後，重三載而獲升

一。聖之永，此可據五代而便過之。自殷中宗後，無其比者。享國之長，此其

一。首方世臣，至漢而明而極。漢之十常侍，唐之門生天子，加之九子歲時及呂武

一。散后，外此不可以枚舉。我朝名滿寰宇，均無不奉正朔，如將者勳勳廷杖帝釋杖，

一。掃而空之。家法之善，此其一。漢唐宋齊之，與伏誦報章喜心。此不難對孔孟也。

一。

一。

康熙初，吳耿尚三逆作亂，天下幾失其年，吾祖不動聲色，以次削平。此外平張順國，平青海，平大小金川，平新羅，平台灣，平西藏，平回疆，平川楚教匪，天戈所指，皆不勞而定。武功之盛，此其一。

前代人主躬親安撫，明時至二千餘歲不見大臣。我朝例聖相承，無日不視朝，文官知縣以上，武官守備以上，一一過目，登殿之下，纖悉必聞，萬民而造，咸顯罔凡，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政法之隆，此其一。

康熙雍正乾隆，普免天下錢糧七次，分別蠲免者不勝數。今皇上聖聰淵穆，安夷大難，雖用兵八載，而田不增賦，戶不抽丁，恩澤之入人至深且久，以故賊踣城石池，城池外即非賊有，賊去立刻反正。被擄之處，糧餉完納，賊匪狂肆以威之，不能也。人心之固，此其一。

以如是深仁厚澤，而以悖理失勞逾時之舉，執金鼓而抗戎行，是自取滅亡也。至死不悟，豈不哀哉！雖然，是下駭虎之勢，則亦有不能中止之苦。聞是下係貴平富戶，爲楊逆迫脅，出於富不獲己。其性越不好殺戮，去年十月內猶放出老弱二千餘人。即此一端，必當轉禍爲福。良是以不惜苦心，抉摘根由，願是下急急回心。如果以鄙言爲是，庶即速覆一信！

目下瑞福已復，九江吉安不曾終魚罪狀。足下能得撫綏之地，納士投誠，俾知

力安，亦思投降，免遭屠戮。復嘗會同官欲差警署撫，立即奏聞，如是下二三結之
 官；是下得力將士，亦從拜賞。倘有懷意，當延天祿。僕平生忠信待人，斷不屑為
 無時之事。且是下獨不聞江南提督張副帥，即當日之魏嘉祥乎？彼自廣西投誠，今
 已官至一品，名滿天下矣。又不聞福建世襲海澄公黃梧，靖海侯陳璘，乃海寇鄧成
 功部將乎？當時反正，公侯茅土二百餘年矣。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是下自擇之
 耳。

既以洪道爲仇，此刻金陵受困，不日可破。若足下解散江西羽黨，復著精銳赴
 江南，共擒洪逆，上報聖朝，下洗夙愆，封侯直指應聞耳，倘仍徘徊歧路，奪盡窮
 境，即海建非可割據之區，江皖更無立足之地，將欲窺伺西粵，而集事不可飛越，
 衆之處處圍練，羽黨亦紛紛解體，彼時麾下之士，必有獻足下首以取名者。有念及
 此，毛髮悚然。

夫定大計，在識時務。足下離家多年，一事無成，苟一失勢，即匹夫耳。廣東
 兵力正盛，廣西得湖南援兵，已克平柳思潯各府。前有勁敵，後無歸路，吾見足下
 之束手受縛，豈俟贅陳乎？昔項羽以披山蓋世之雄，被漢軍圍逼，尚有負江之劍。
 此攝他，失勢故也。僕爲足下再四思維，進退殊無善策，惟有獻城投順一著，立地
 見效，不但保宗族，兼可建奇功，足下能毅然省悟否耶？聞足下頗有爲善之誓，而

借值千載一時之會，是以推誠相告。諭云：「苦口是良藥。」惟足下說奪，即賜回香是幸！次青學元度百拜。（亦主金陵兵事聲略。傳遂開得此書後，遲之又久，乃以大編紙書一二離一李復之云。）

（十二）報天王書

臣本淡泊，無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效馳驅。湖梁義旗之初，我廣兄弟同胞，敬傾誠吊羹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檣據頗具。方期杜戈待旦，開難起籌，攝待盡之勝，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齟齬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家，臣實憤血椎心；不忍再見。賊虜天王聖明，昭雪冤抑，然從前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即復。且此黨彼羣，尋仇索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者再入是非之門，雞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

嗟乎！臣老母年已古稀，慘被蒞臨；妻子無辜，盡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尚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苟得於川滇黔湘之間，揚天朝之旌幟，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即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主臣。（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附）天王賜石邊開詔

朕無輔弼，惟子才堪兼備，且忠誠出於天性，必能鞏固天朝，共享萬世無疆之

福。今仇讎已誅，整理方新，王其勿復介意，速違哀就正襟席。朝夕啓沃，以成朕功。（許崇廉石邊圖日記）

三 檄文

(一) 布告天下檄

前都督第二天下將復渡將軍石，檄勳火衝千載洪憲，以大義布告天下。

蒼開歸仁就義，千古有必順之人心；返本還源，百年無不同之國運。自昔皇漢不幸，胡虜紛張。本夜耶自火之心，東方入寇；竊天子乃文之號，南而稱尊。陽借靖亂之名，陰售并吞之計。而乃蠻夷大長，既竊帝號以自娛；蠻族相仇，復殺民生以示武。揚州十日，飛毒雨而幾天；嘉定三屠，腥腥風於遍地。稱王入尊，三將封藩。億萬姓於屠鑿之中，屈武臣於宮闕之下。若宋虔獻獻於南嶺，收降泥不封於西。嗚呼！明祚從此亡矣，國民寧不哀乎？

遞其守成之世，籌其永保之方；牢籠漢人，弒之官得，他倪之靈，雍乾以還，又仕途而變氣銷，頌恩澤而仇心泯。罹於高劫，經又百年。然試問張廣潤何以見諒？柴大紀何以被殺？非我族類，視為仇讎，稍開縫隙之端，即召死亡之禍。若夫

獨與文字，以嚴刑慘殺儒林；法重捐抽，藉虛銜網羅商賈。關稅營私以奉上；漕糧變本以欺民。斯爲甚矣，尙忍言哉？

洪公奉漢威靈，憫民水火，暗冥冥之滿地，作牛馬於他人，用是蠲租放禁，縱橫專恣。早臥薪以膏膺，爰破釜以洗膺。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自起義金田，樹威精耶，山岳爲之動搖，風雲爲之不變。英雄電逝，若晨風之拂北林；士庶畢歸，甚涓流之赴東海。固知雨露無私，不生異類；自令天人合應，共拯同胞。

今廣西已定，士氣力揚，軍兵則盡騎千乘，將校則旌旗五色。特垂長驅，分征不順，中臨而長江可斷，北望而幽塞自措。凡爾官吏，爰及軍民，受天命者爲奇人，當思歸漢，識時務者爲俊傑，胡可遠天！所有歸順之良民，卽是軒轅之胥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叛逆，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天將號令嚴明，賞罰不苟，若成地亂商場，破壞法紀，輕置鞭笞之與，重貽斧鉞之誅。各自深思，毋貽後悔，如律令！

(二) 招集賢才徵

爲招集賢才，興漢滅滿，以伸大義事。照得胡虜腥膻豈容長污漢家之土；人民敵愾，何勿盡洗夷虜之羞。低自朱家之大綱不振，白山之小醜無良。三桂戎授。以

得似盜：八旗黎孽，以入中邦。遠爾爾據我土疆，忽爾我冠裳，改易我制服，敗壞我倫常。削髮垂髻，汚我堯舜禹湯之貌；賣官鬻爵，蝕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塞大國之英雄豪傑，俯首而拜夷人為君；合赫赫中原子之龜玉，轉面而惟胡虜是賈。為恥已甚，洗刷洗窮。有人氣者，理應切齒；懷公憤事，益當痛心。

茲幸我真主代天除暴，翼王伏罪救民。求賢養士，待士如賓。凡多才多藝之儒，乃文乃武之侶，斷不吝惜爵賞，從未埋沒賢才。倘使兵卒盡力，何懼種子難諱。江南騰拜王氣，浙東豈無名賢？我國適當戊午之學，光復浙省；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葛出茅廬！為此特行曉諭，仰爾士民，一體共知。

拱手學夷，是否恥也；甘心忘漢，於心安乎？文天祥決不降虜，岳武穆誓必除金，前督填漢，後輩當興。從此龍起南陽，共挽紅羊之劫；定豨鹿逐北虜，聚散亦狗之羣。殺我士子，驅彼旗丁。胡妖既洗夫閩浙，義師再搗夫幽燕。又況爾省素稱勝地，代產名流；三江敏秀，八川佑靈。我愧無能，未與雕龍於八斗；人當有待，盍慶司馬之三升。請抒空願，援救蒼生。

天下事苟可有為，個中人又何歎焉？若復甘心自棄，裹足不歸，試思臣事胡種，何以對我漢人？倘其恢復舊業，大丈夫共快鼎革之心；勉建新猷，小將軍敢殿威豐之首。吳越王尚有生氣，錢塘江淼盡胡塵。業勳壯山河之色，豈不休哉！姓名

爭史册之光，何其盛也！特此佈告，咸使聞知。（凌善濟太平天國野史，原注：太平七年，時在浙江。）

四 訓諭

(一) 訓諭曾天養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爲訓諭秋官又正丞相曾天養及知悉：緣於六月二十四日，接閱弟等具回稟報，兄已備悉。惟稟稱妖魔十分作怪，難以取勝，恐岳州城池難守等情。兄已將此情由，稟奏東王殿下；俟奉到諭旨，再行諭知。

弟等在外，俱要事事靈變，加意提防。如若岳州城池，十分難守，弟等可即退赴下游，墜鎗營盤，靜候東王請諭道行，毋得曠誤！統候天父大開天恩，大顯權能，任那妖魔一面飛，總難逃我天父天兄手段過也。時時將此道理，請與衆兵士聽，不可使有別意也。爲此特行訓諭，諭到前宜凜遵毋違！特諭。年月日。（凌善濟太平天國野史）

(二) 各安生靈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電師左軍主將翼王石，爲訓諭各縣良民，各安生業，勿受妖惑，鴉雀連徒事。照得天父天兄大開恩，親命真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東王及北王，輔佐朝綱，業已建都天京。現下四海歸心，萬邦向化。今特命本主將前來安徽，擔負黎庶，援救生靈。汝等良民，生逢其時，何其大幸！

茲因四海尚有漏網，處妖未盡肅滅，業經特派大員，統兵四出搜捕妖黨。誠恐汝等惑於謠言，擅自避徒。縱有點點殘妖，竄入該境，你等即遵本主，將前次頒行訓諭，一體嚴拿，解至安徽，自有重賞。爲此特行訓諭你等良民，須要敬天識主，認真東王，那時自有天父有顧也。切不可妄聽浮言，須知一經避徒，拋棄祖業，貳喪身命，其害不可勝言。統俟天父大顯提能，將四海殘妖盡盡，自享永福於無窮也。你等各宜凜遵，毋負本主將訓誨殷殷之意也。切切，毋違訓諭！年月日。（同上）

(三) 楊福廣職憑

真天命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石，爲頒給職憑事：照得勳績大彰，傑士之名垂不朽；榮光普被，天朝之恩播播窮。緣于秉賦征祥，凡汝抱才文武，立志頂天，雄心爲國，有能任所授材授職，有功者在所論積庸庸。

茲爾揚福版一名，合行封賞。恐丞相職銜，以示天恩。主恩之厚，用昭德懋功。懋之榮。爰給曉諭，毋付收執。尚期益奮心志，不展才膽，建殊勳超乎麟閣，取闕爵列乎宮班，則予於汝有厚望焉。是爲執照。右仰恩丞相楊福廣官收執。太平天國年月日。（掌故彙編第一輯）

民族英雄 石達開革命戰時日記

〔三月十六日〕（按此係太平天國開飛八年春王三月十六日。）予由天京渡江，過江浦出含山，得成天義黃某全軍，即奪之趨廬州。黃亦粵西人也，本富家子，嗣爲墨吏所阨，乃舉家求天軍保護。初隸軍王帳下，後於武漢立功，軍王欲以楚北一方相屬，章氏意不然，恐東王黨羽太盛，乃使帶兵攻皖南，于於九涇州之役，與之締交，談計頗相中。至是方守六安州，聞北軍殘虐狀，亦投袂裂眦，自請以軍助予。廬州方爲虜官所苦，不如取之，乃立足地。予意亦欲西立，取其符發兵，庶不暇疑也。是日在黃營中進食少許，作檄文告示數通。

〔三月十七日〕天黎明，予卽令黃某之將佐充先鋒隊，拔營起程。予亦策馬出郭門，朝暾甫上，春色可人，柳葉青青，向客如笑。惟乍經兵燹，各處村莊，時有積垣斷瓦，此亦一時浩劫，彼虜官恣意殘削，致激成兵禍。天心仁愛，當不使久罹水火之中。予誓

掃蕩中原，功成小房，何忍多殺？特不知中朝諸兄弟，能否讀此意耳。卽如今日見此春景，不覺感傷滿腔，生意不能立刻拯救黎庶，共享太平之福。堯天舜日，士女游游，予昨在某營所見古囊中，有書明上河圖，寫宋時京都括照宴樂之狀，歷歷如睹。不知他日，天京同有此樂否？馬馳頗疾，且馳且思，已抵一村，落日周村，居民數百家，大半流亡，室宇空虛，賊兵凶戰危，何日得布天朝恩澤也。士卒飢疲，卽令打尖造飯，予入一巨室，小憩，因諸同行者，不可戕殺良民，亦不必過事搜括，但稍借糧餉，已足多攜財物，豈能久？予甚不取也。予記室陶某，裨將陳某，均能予意，遇之者莫不感激，惜軍中好惡各異，聞前此經過者，奸擄焚殺，無所不一。故予每向道，伏深山不敢聲，偶步屋後園，聞小亭中有呻吟聲，往視之，一披髮女子，狼藉臥地，上面目青澤，而憔悴痛楚，厥狀可慘，衣履亦不完，不問可知爲亂兵蹂躪者，見予有懼色，予因詢其是否此宅中人，則以語音扞格，不能通郵，時予方新得一書記吳某，亦谷山人，亟令視之，則相見大哭，乃其妹也，遂委托焉，贈以養痾膏十金，予心乃大慰。噫，千軍中無心欲毀人家室之意，奈良莠難辨，玉石不分，亦情勢應爾，但望早日太平耳。晚戌刻，予方欲懷遠，倚醉欲臥，忽覺通告言外，故傳言一有一奇異之人爲

遇者所疑，縛致門下，奴適過其前，被乎奴名，視之，則爺盧大，時亦稱如何，
落一子乃立命解縛，登之入，與盧某子之長妾胞弟，問其所歷，淚流滿面，幾乎予妻
妾子女十餘人，無辜受屠割，固已可慘，孰謂予母，以風燭殘年，竟罹此厄哉，予大備
終登，恨不能立時反戈，手雙仇讎，以汗寃憤，則亦當自誅，見老母於黃泉，左右均
來，勸勉予思，苟得廬州安慶九江，席捲武漢，再與彼等一決雌雄，其計，置指自
毀，聖猶此，乃作詩二首自寫。

狐鼠縱橫，嗚人無端，衝破一家，平夜闌試向城頭望，何處妖星亘若繩。
行行之處，名昭關，千古同嗚好與頑，淚灑九泉收不得，白雲望太行山。
吟畢，天已向明，意亦不賸。

〔三月十八〕由昭關出小峴山，予率兵約三千人而弱，即日促廬州，時滿守將為
湖南姓江者，聞其忠勇敢戰，實官場不可多得人物，但據知者言，其人初本養生
齋，稍略即明兵，注自訓練子弟，投効公家，亦番才也，幸不為異種朝廷所喜，魔官更
視若仇人，彼之志乃不掛，遂一此子好機會也，聞彼守廬，二年，今當，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七歲，八歲，九歲，十歲，十一歲，十二歲，十三歲，十四歲，十五歲，十六歲，十七歲，十八歲，十九歲，二十歲，二十一歲，二十二歲，二十三歲，二十四歲，二十五歲，二十六歲，二十七歲，二十八歲，二十九歲，三十歲，三十一歲，三十二歲，三十三歲，三十四歲，三十五歲，三十六歲，三十七歲，三十八歲，三十九歲，四十歲，四十一歲，四十二歲，四十三歲，四十四歲，四十五歲，四十六歲，四十七歲，四十八歲，四十九歲，五十歲，五十一歲，五十二歲，五十三歲，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五十七歲，五十八歲，五十九歲，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六十六歲，六十七歲，六十八歲，六十九歲，七十歲，七十一歲，七十二歲，七十三歲，七十四歲，七十五歲，七十六歲，七十七歲，七十八歲，七十九歲，八十歲，八十一歲，八十二歲，八十三歲，八十四歲，八十五歲，八十六歲，八十七歲，八十八歲，八十九歲，九十歲，九十一歲，九十二歲，九十三歲，九十四歲，九十五歲，九十六歲，九十七歲，九十八歲，九十九歲，一百歲。

困已久，城中糧食將盡，他處絕無援兵會來。噫！彼雖死守，恐不日即破陷矣。予既出峴山，即見長圍漸合，營壘森然，主將遣人迎予，蓋皆受予優禮之舊恩也。聞予不事事，咸奮臂不平，予反勸止之，囑其立功自見，予必相助。既而攻城兵入上，德勝、子飭先鋒隊拔刀繼起，城中益惶急，然終不降。是夜，仍攻打不已，地而崩，發城垣及半，遂下令冒險奪入，殺人頗多，猶巷戰數刻，聞報江某已投水死矣。死時甚勇，烈左右勸其生者，悉為所逐，亦謂一好漢矣。既入城，予即居府署，蓋予雖係新來之客軍，而位分較，俱欲與予為領袖故也。

〔三月十九〕曉寅刻，予整隊入廬州城，安插未定，勿又得某將差人送來專信，亦予親信人也，知其書中必有所言，未拆封，不觀，淚下，及閱，果是。淚書耳，爰手錄其詞。

王爺四表叔大人憲鑒：自大駕出師後，北府即有人來探報，聞王已去，甚愕，憤恨，予恐覆巢無完卵，即欲設法護送王、太妃等遠行避難，豈知北府又已得，午後即有親兵百人蜂擁來府，謂須迎王、太妃等入北府宴會，婉言却之。

則洵洵不許。賦益猛烈。逼太妃。與餘均上馬。便子不肯行。數人挾持之。關而敗卒。為所縛。如捕叛逆矣。抵北府。人皆知無能幸免。予報某將九門金。欲要於途。而司之。豈知人情。緩世態。炎涼。某見北府勢盛。乃盡將王爺之恩。德。付之東流矣。既欲保其地位。豈肯稍事干涉。且勸北府。速下毒手。以免後禍。哀哉。王太妃等十三人。入北府後。遂從此不復相見。可憐骨肉。盡飽貪穢之腹。吻。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予亦運家運南城。根某寺為僧。聞其後捕得予輩。與王有關係者。不論何人。盡殺之。及有關係者。既畢。則凡一語為王辨冤者。亦必置之死地。嗟乎。時無天日。莫此為甚。聞王已克廬州。北府憾甚。不日派刺客。以遂其殘殺。願幸王始解。謹防之。惟珍愛不耳。某合十上言。

予讀此書。酸。酸。酸。為生平第一遭。蓋老母年七十二。妻氏賢淑。妾三人。皆有子。六人。女二人。一家骨肉。天倫完聚。竟為北草。殲禽。繼此仇不報。何以為人心。如糧。糧。不能自持。旋念功名未建。又復振奮。誓必一雪此恥。而後已。中夜起。無引杯自澆。塊壘。夜不能寐。起走全署。自衙齋及堂階。踉蹌往來。殆數十百遍。從者有倦容。子獨精神奕奕。猶如日中時。雖甚無謂。不顧也。又聞北堂遣英王陳玉成來追。亦殊不

畏蓋陳兵力雖強，而與吾尙有感情，當不至逼人大甚，卽反顏相向，亦必以死禦之，何畏哉。

〔三月二十〕晨起，發布安民告示數十通，慶州城已完全反正，天朝之福不淺。惟文纘方同心，師武臣力勳，不乏其人，而何以同室操戈，中朝無邊絕之大力，彼奸人得志，所梗中饋，肢體縱勇健，何益於事。是日遣裨將陳某往取舒城六安桐城，務七日內通無安慶，直下九江，則月鄂之志遂矣。無遺者爲總天佐趙如龍黃蓋忠樞中眼等，以趙爲主帥，其人頗偉岸，勇猛絕倫，惟好色，不禁淫掠，且必令部下得婦女者，賦其魁一御，卽棄之，願有異，寡婦女遭罵辱者，亦往往不能自存活也。嗟夫，少民苦矣，然才可用，不能不略其末節也。午後，予綠腹痛甚，則純犯瘴氣，諸軍弁亦莫不病，子笑謔之。惟持八段錦法，想發火煥身，則邪自消，而身漸痊。蓋予本習也，唯稍振作，黃天將勸予少飲酒，可養生，亦忠告也。但予自遭變後，心緒惡劣，無以總整，不惜適良友之箴規，甘以身試狂藥，予之過矣。作書請天王，修德用集大事，但未知蒙見聽否。予願加服，傳嘗不勝爲之扼腕裂眦，替今予之身何如。

已位列五等之上，不爲不顯達，固未可以屈原自貶，孰知得禍乃參於屈原乎。伍子胥報父讎，鞭平王屍三百，自謂快意，然假外權以自重，求有不終至。一敗深地，香吳亡於越，其明證也。而伍何之罪重矣。子性驚鈍，萬不及蘆中一老，則當誰守繩尺，不敢有二心，惟自望天王之悔悟耳。雖然，江浙奔檣，蕩人心志，彼輩爭權奪利，未始不由乎此。予欲鑒以歷苦樸儉，予若如諸葛，蜀保天國西隅，則私心忤忤，以爲較愈於屈氏之自沈，持義論於伍胥之制楚也。予之志如此，若予不能變當世通人，持以就正，予惟自信此心之無他耳。約越三月出教，并有向城，後大撻掠，不留毀犬之論，予心大懼。

二十日卯刻起，遣一兵費書往天京，訖即擬頒令以黃蓋忠留守廬州，而派隊自行，記室陶大猷言：「王師疲甚，似宜多息一二日，且舒城之消息未至，或待陸賊得報後，再行拔隊，何如？」予以爲然，遂命暫駐。是日，某軍官獻一美女，謂王左右無人，以此姑侍巾櫛，慰寂寥，予意不然，諭之曰：「爾愛我誠切，然亦知予心不在家室之樂乎？我輩正宜臥薪嘗膽，以圖寸進，若徒以美色爲娛，上行下效，與彼等不義之人何異？况予老母髮妻，甫還，非若予心哀痛正盛，豈暇以色爲贖，此尤爲不可。」

者也。若以爲常論，則予亦不欲擄人子女，供己蹂躪。顧此後爾輩更勿爲此。卽輩亦當以救國救民存心，切勿多造淫孽。軍官斬沮而退，予乃詢此女之家。居處則同紳富之女，家屬均流離散失，無所依歸。泣求庇護，其詞悽婉動人。予乃愛之，另立一女館。以前日殺賊時所獲之婦女附之，然懼予南行後，此女終不免遭強暴。乃急爲擇配，旋得一文士，亦城中人，令女自相之，願嫁此人。否則盟誓似相認。士人驚呼此子中表妹李蕭英也。詰其詳，則士人程殿玉，本女之未婚夫。時以家道中落，女父嫌其貧而思別嫁，故迄今未成婚。不意突遭兵禍，故得散耳。予爲之鼓掌，願令在署中成婚。二人皆感激流涕。予爲義父，予愛其一拜，自謂若一念貪淫，卽破人婚姻，洪孽匪淺。然此女遇合甚奇，若令好事文人爲之點綴，豈非巧姻緣哉。是夕，予飲酒樂甚，可知爲人能行善，卽是天下第一樂境。但一念全家遭，不知蒼蒼者誰，不察諒予心，予所以冥福也。哀哉！人各有幸有不幸，如予之遇北堂，此女之遇予，苦樂豈可道里計耶。

〔三月廿一〕 天雨。與程殿玉講論古今正事與亡程所，頗有見，意欲挽之入營。

心頗猶豫，擬支帳爲度宿計。陶參軍進言曰：「此間荒涼，四周無險可扼，不若直前村黃石山下，有民居寺宇，可以扼守。」予曰：「距此幾何里，君有把握否？」陶乃引一僕告予曰：「此卽黃石山下人也，知其地勢，卽以彼爲嚮導，當無不可。」因下令銜枚疾走，約月上山抵嶺下，蓋已二十餘里矣。士卒甚疲，紛紛置鍋造飯，喘息甫定，遽入陣。予據一樹，若之方丈，倚榻閱書，腹臑欲寐，忽聞馬蹄聲，雜以山樹作撼撼聲，因疑駭曰：「今日無所，胡有此變？」急呼僕者出視，有風否？報以無乃。召陶君起告以寢，他陶君亦惶恐，覓其僕，則已遁，知有變，傳令趙等入帳，方寢，聞前哨果報，報敵軍至矣。倉皇調發，則村前已縱火，火光熊熊，照人于途，急分前哨隊出村後，自營中發馬步禦之，敵軍殊出不意，銳氣頓挫，戰數合，殺傷相當，夜間黑，互相疑讎者，羈半居民之遺孀，不可問矣。敵兵知已有備，亦漸退却，前哨驍勇，登之，敵兵大驚，節節向前，退却，予傳令不追，蓋恐士卒疲勞，時爲人所算也。是役，幸予早發，向未十分狼狽，然所失較前所得已不足惜，惟村民無辜，大遭蹂躪，亦可謂不幸矣。陶君請罪，予恕之，但言古人謂細人之言不可信，良調也。終日擾擾，車於馬，煩軍士咸苦損失，所有煩言，俱歸咎陶君，指其僕通於魔，敵予誣告，請亦以地勢占勝之。

故者在野更不堪設想，且兵家之守常以待變，衆始釋然。

〔三月廿六〕晨起，拔隊行，檢死傷兵士約百之一，用撫循，慰問一周，衆心愈然。午後，申刻抵舒城，則某已迎於城外，予命軍士環城爲營，備搆營處及觀兵百人，城城中頗破敗，予心惻然。予是夕安頓於楚王祠中，因其屋宇較寬敞。某本欲以縣署爲館，後得祠趾，予心契焉。祠中有國亭，石幽秀爲一城冠，齋館皆開花，香醴都令人忘戎馬怪德之感也。予連日勞動，至是略甚，前適陸君又以婦女進侍，予却之，比諄諄勸以整齊軍紀，尊德名，陸唯唯退。陸君有副記室孔君，年且五十餘矣，竟擁一妖嬈，而予殺始，其爲人，風聞君遺步，予謂「飲其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王所稱寧能自况，况兵戈之際，法紀無存，安怪人心之輒作僥倖耶。雖然，乘人之危，君子不取，止以此視操守矣。」予好夜坐，嗷者搆思，祠館幽寂，更慙予心。至夜深臥醒，起，挑燈更坐，一小僕侍立，方俯仰自得，忽聞有聲，聽之，僕色變，曰：「鬼也，予笑而不應，有頃，聲益近，已而窗外僕駭，欲仆。」予在尙能竭力支撐，予血戰十年，所歷怪異之事，不可勝記，鬼何能爲，遂笑而注視之，聲亦卒不敢入。

方欲取臥，則狂又作矣，鳴呼嗚咽，如有所訴，靜聽之，似呼冤。予乃問若何爲苦？有冤可訴，我當能爲汝伸雪。則言：「己爲一守，孤獨辛苦十年，撫育一子，忽遭兵寇，爲陸部下某弁擒而縛之於楊柳汚妾身。辱予子，將又以刃使爲爾陽君妾所望者此子，若一歸墮落門，祚何望？知公正人，故敢訴冤，蓋以此子付爾戚某君，則妾豈懼地下矣。」予慨然諾之，始釋。遂寂然無聲，語時其音細如蠅蚊，幸夜深人靜，尚能力辨也。詰旦，予卽傳圍至，令交出某弁，訊之，知不可諱，立攜婦孺子至，果眉目清秀，則已披飾更裝，收爲義子矣。予略詰之，忽墮淚，述母慘死事甚悉。予乃立命縛某弁殺之，懸首祭其婦，婦舉其戚姻亦至，卽以子畀之，令其教以讀書。上進後，聞成名儒。予此事頗快人意，舒城人莫不歌功頌德，實則一舉手之勞耳。常語部下宜體此意，庶不負吾輩弔民伐罪之本旨。衆軍中及夕人，不察予心，何予又命陶記室撰爲筆記存之，亦以慰乃婦之靈於地下也。

（二月廿七）早起，又得桐城恢復之信，遂拔隊起程，由舒至桐，計八十八九里，午後申刻卽至。本可未刻至，因途中北峽山下有泛水不可渡，斬竹木爲筏始登彼岸。

多費一時半矣。是時，滿敗兵縱橫山間，輒至各村落，擄爲患。見天兵，卽鼠竄去，厥狀可笑又可憾焉。

〔三月廿八〕 予居桐城縣署中，爲陸部署一切，出示安民。此次滿兵不戰而潰，殺人亦不多。城中街市無焚毀者，人民頗安堵。城文風甚好，予欲求獲方氏、姚氏子孫，與之談論，惜多避去。夾者殊、盧、糜、純、盜，不足滿人意。然以名譽故，亦禮貌而遣之。人皆知予好文矣，或有獻詩文以頌揚予者，反覺其太無價值。蓋人孰不好諛，惡直，但洞達世情，則必惡其敷衍之無謂。况其專以虛僞欺人，人品尙可問乎？故孔子曰：「今之愚也，詐文人尤甚。」卽如今日權、燒文字之浩、劫，未始非若輩釀成之也。一書畢，爲之浩歎。城東南有蕪子湖，小有風景。陸知予好遊，乃具舟以待。予視案頭文書充積，亟須勾當，期以明日晚少飲酒，仍批牘不輟。皖南北天兵所至，皆知予來此，爭求指下機宜，歸予統轄矣。至夜深，猶持秃筆揮灑，陶等亦助予，不能寐。聞陶已納妾，殊幸。食香羹也。至四鼓始就枕。

〔三月廿九〕晨卯即起。泛舟遊菜子湖。湖形如花瓣側出，曲折有曲。弄柳陰漁艇絕，不知世界有兵爭事，亦一角桃源也。風日晴明，暖可御袴子，顯而樂之。賓僮俱以酒相饗，予遂銘酌，作詩敬首，醉後稿亦失去。此三月中最久矣。然樂極悲生，又忽念及老母臨年被繫，不覺長號大慟，臨流放聲，四山皆若響。漁人半來集視，聞予所由悲有爲之泣下者，足見人心有同然，不以異類視予。北草何心，獨殘及異姓手足，嗟呼！壞汝萬里長城，此橫公所以投頓大呼，昔欲裂下舍舟而騎，衆皆以予醉恐致傾跌，勸令乘輿，嗔予戎馬半生，髀肉將長，唐木色乎！坦然挽轡，亦復無恙。返署猶縱談，聞安慶亦得手，擬明日往視。爲一旺縱論戎機，至夜半始寢。

〔三月三十〕忽急足報某天將已入安慶，于王洪氏與之偕，念彼皆一黨也。相見恐有齟齬，不如勿往。且彼既得手，何必會天之功，遂決計取道西南速赴鄂，或遊九江一觀，以天非汪氏方圍九江，一時不下，告急於予，予以九江長江孔道，鄂東門戶，理當重視，乃命改道出潘山，不復作皖垣宿怨矣。東歸而安慶

有隨來，促予卽往，措詞極懇切。噫！古人所謂「幣重言甘」，恐誘我也，擲書不視，拔隊西行，遙望天柱支峯，蒼翠欲滴，令我徘徊，策騎數十里，吟興大發，然亦隨成句，思心有所注，遂致齷齪，駐老河，安慶之不能往，亦其一也。顧轉念入鄂，予之自有所急，蜀天府金城之固，苟得志焉，予復何望哉！卽命兼程前迎，維湖濱山爲王某所據，滿兵及檢兵時相攻擊，現狀如何，難逆料，而王某之爲人，介於東林，死草之間，滑脂突梯，令人生畏，部下皆聽於予，慎予不問，然卽遣心腹秦某先往探視，午刻予令後隊駐山下休息，謂山路崎嶇，宜委精銳而後行，官則留以待秦某之報告也。久之，秦某不至，予計其時亦不及往，遂紮營爲無宿計，恐驚一隊大有小，疑路之概，予乃出視，語營間，今夕月晦，不抵晚行，計程已不及濟山，暫留此日，休息，絕無他意也。衆心稍定，予乘獨不寐，諭四下，某飛騎馳回，謂王某望王，如天之臨，乃變貴，強否則前，滿後搶，松城斗大，危且夕，幸王，而援，中皆急，深信其言，然予之志誓不返，願亦復以爲然，傳令明晨拔營，夕宜備餐，以爲好消息來也，秣馬厲兵，生氣百倍，予亦倚隱臺，作日間遊，此心坦，麻片

時大疑矣。

〔三月三十〕黎明即拔隊行，九時至離城十里，王某遣部下騎隊迎逐，旌旗颯開，處王某一騎馳來，伏於道左，應極卑順，予怪詞色，慰勞之，挽轡入城，見際在殿前，稱賞不置，王某肅予入署，禮節周至，予從者健兒數輩，佩刀戎服，儀容矜然，大有樊噲裂背之概，王某始終恭順，嘗一舉動，輒與予更示以坦，露坐庭際，與之握手談軍險，惟至東楊北草方面，則絕不涉，主角王亦虛與而委蛇之，予乃告以立國之正道，行軍之大義，王感激流涕，似良心發見，非苟為將順也，是夕予竟安然就寢，甯適達旦，王某亦卒無他異，軍心大定。

〔四月初一〕予出金橋，王某之軍，財物有差，各驢乎愛戴，王某自言願從之討鄂，予曉以大義，謂「朝廷命汝守土，不可擅離職守，幸自愛。」予方與之作別，王設盛筵饗之，酒半忽有飛騎至，報「天京緊急事。」予色變，不語，王某從容啓封，則北京命王變劫於予途中，竊以獻，有五等之封者也，王某正色呈予閱之，且曰「予知盡忠報國而已，若奸邪作亂，始害忠良，予安能從其命哉。」予謂「今日予在此汝

欲去何則如何耳。請勿因予奪君博賞。」王肅然曰：「是何言歟？吾既以肺腑告王，王尚疑我耶？則請委此彈丸以從，唯所收圍糧所命。」予乃慰之一，且與約。既兄弟一情，語未終，驍騎又至，則大王誅賊軍氏令案之報也。頃刻之間，禍福變幻，有若夢境。王蒼狗時局，尚可問哉！王某向予下拜，謝撥救之惠。予因答拜，情誠寔篤。訂武郡後，調北師助戰。予因發遣款，又作詩數首，書以北堂，冀遺夢話。涼山、涼月之間，自相離。自天道好還，人事何善，而吾察此，予此行，人論亦得如公。關馬諸公，皆能故事者，予亦擇其自，可謂草履，不入。朝不始，則世人皆助氣也。是夕，予歸。

（四月初二）移師向太湖。宿松時，守將亦東揚部下，奮卒圍予將臨。先遣人覈証沈潛，既入城，則安慶之報，予所親手之書，已在太湖署中矣。蓋俱以北賊之伏誅，予潛慶也。雖然，予因之重有感矣。同志同德，成周之所以興。骨肉相殘，亂周之禍。厚以重將，天時合口，此謂同輩共生死者。誠謂五六月間也。一旦因雲霧我利之雲，而互相制之。雖京楊東指北，京楊暴均禍由自取。天討之彰，克申大義。然如同室操戈。

是以摧袍澤之氣而長敵人之談何不特此也元氣既傷人才凋敝雖有智者無策以善其後類於北韋者正接踵而起天王高拱深宮能一一覺察而剷除之乎與師十年大勳未集黎庶倒辜沈浩劫予惟有東望秣陵潛雪涕耳擬遊白嶽以解此悶不果蓋九江圍急正勞籌集援師先弱也軍書旁午輒四鼓不能安寢其冗忙乃至倍於廬州予擬遣儲將趙如龍由小池口出奇兵襲九江又使黃蓋忠等同道取田家鎮新犄角之勢而予乃得從容入鄂古人所謂「一勞永逸」予取圖目前之公安而應日後之進步耶陳留守供張極譽予以節儉却之

（四月初三）晨起得報聞英王陳玉成兵主田家鎮予乃用急足遣黃蓋忠令其暫駐武穴避衝突且讓功以悅陳王之心也王勇猛冠世職不返顧然奸名人或據其功則切齒相報前在京口幾犯嫌疑今予爲漚臣敢以此啓疊且予之於鄂不過爲通道計並無賂地自利之心予亦不願以一身當衆敵之衝但爲天朝得寸得尺以自贖罪戾予心無愧矣何必復與人爭短長下午由太湖城出發留守以下皆送十里外行三十里駐宿皖鄂交界之韓家廊廊倚山面湖爲入鄂孔道時土匪肆擾

焚殺劫掠無所不至。予為教民及通道計，不得不奮力勦除。乃因此得一奇女子，為予生平極快意且極得力事。奇女子者，何韓氏寶英，後樂皆榜，四結墳者也。子有二女，三則幼穉，北卒一，所雙珠同碎，故以寶英補。缺缺而四之云。先是，劉文英，貢生，富學能文，教授鄉里，門人多發科者。寶英出而敏慧，直免乳父教以唐人詩，即琅琅上口。及嘗，他已解吟咏，村人咸呼女神童。十四歲而遭軍興，鄂州間或馬所踣，此間無異戰場，而止應古。據湖山乘勢，竊發，為閉也。當補。茶毒之，者不可勝言者。韓氏一家倉皇出走，乃暫匿山中。豈。適遇土寇，遇父母，見。盡遺殺。惟寶英自。幸。得。小。忽。被。賊。所。執。執。而。欲。迫。之。入。湖。予。大。隊。適。可。適。拾。之。遊。去。時。已。何。何。極。幼。女。呼。從。我。引。以。予。予。其。而。多。矣。他。而。情。秀。不。顯。小。家。且。精。子。第。二。女。也。哉。子。乃。詳。詢。家。世。寶。英。稱。昔。馬。可。惟。能。融。家。難。察。其。益。以。予。為。國。推。而。亦。將。亦。為。神。子。念。本。不。過。假。道。一。前。何。所。詞。氣。詞。胡。有。世。子。聞。之。不。熱。慄。然。良。久。為。將。亦。為。神。子。念。本。不。過。假。道。一。前。不。欲。多。所。干。涉。然。感。此。女。之。請。不。得。不。為。之。力。立。傳。令。以。前。各。及。中。隊。予。人。分。現。湖。而。取。山。中。士。匪。不。過。前。數。十。人。盡。存。以。珠。一。滿。網。者。一。一。而。使。寶。英。自。其。

其仇屠戮以祭父地更令其棺木在墓中焚燒其父獲北城使至三朝其甚法其其夕
三鼓而塚成實英大成其願委身于爐幸值命乘亦遂恐子納之蓋以子久處春
屬也予不可語幾曰子戎馬中人其兵以驚動若自犯之部必有緣口實非
所以兩全也且渠甫及筭而予年近半百縱渠不計及此予亦不媿於心乎况其貌
甚似吾女吾念前時心僅便恐無已其即以父女稱而留軍中俟他日擇婿可乎蓋
乘既無家去猶恐遺孤幸予乘獲吾幸也實英敬諾乘亦移書不置實英能文善
書下筆敏捷可使助贈記室至崇奉天贈毒才為理學子為文不難子亦為理學

【四月初四】因四姑婚事又甘韓郁一天撰攜甫罷命兵士休息半日予與四姑
娘縱談半夜

【四月初五】兵進黃梅下午申刻抵城兵駐城外予與陶記室四姑娘等聯轡入
城守將曹姓曾在天京識予一面意願殷勤惟此間正苦滿兵時來攻奪兵力單弱
無形勢可守兵燹之後十室九空亦無餉可籌情形殊見竭蹶予惟勸曹某勉力支

持，體特援兵而已。

〔四月初六〕由黃梅出發，留三百人防劉姓，扈前鋒隊進小龍口，向九江，子自率後隊往武穴視察，然後赴潯。午後，抵距武穴二十里之小砦，黃蓋忠等方與潯兵戰，子四觀，察小砦形勢，當可信宿，略率部署，即遣精銳五百人赴武穴，助黃蓋忠奮戰，勝則與英王會師進蕪黃，敗則來潯，將由蕪圖別道趨武昌，計既定，文檄四出，皆出四姑娘筆墨，每一書當發，四姑娘中坐顯案，連三寸不律如風，左右凡二，各一書生伺應，四姑娘手寫而口授左右，三牘立時黃成，頃刻千言，文不加點，子時隱蹤窺視，不勝驚嘆。蓋子夙以文章自詡，至是亦深歎不及也。聞黃等擊退潯兵，將與英王會西刻，捷書至，且派兩舟來迎。

〔四月初七〕已刻，抵武穴，黃等方奏凱旋，相見大喜。午刻，英王陳玉成來會，玉成前在天津與子頗相得，北韋難作時，彼已先自皖入鄂，故未牽涉，否則彼亦東揚一手，拔擢之人也。北韋客子眷屬後，亦有檄促玉成班師，并命一而擄取其眷屬，幸天

主即正北章之罪，竟得免禍，倘獲須臾，幾何不與予同病哉。擬見後，悲喜交集，劇談至夜深，予命四姑娘錄其語。玉成時，時顧四姑娘，問訊者再，蓋玉成好色，則予認爲義女乃止，不然，定爲彼討案去矣。玉成計明日即上潮，斬黃待予於武漢，予諾之，遂別去。

〔四月初八〕晨起，予偕四姑娘，親察武穴井勢，江流一曲，山勢陡峻，與田家鎮輔車相依，唇齒表裏，洵重鎮也。午飯後，即挈小隊百人，迤小池口，與天將黃金標會。〔四月初九〕卯刻渡江，抵潯陽，與武穴田家二鎮成犄角，自右用兵所必爭。蓋武漢之門戶，而皖贛之上游也。前天將陳某與滿兵血戰二年，今始歸天朝統轄，有駐兵六千人，屹然重鎮焉。惟陸某功成後，頗事驕奢，所貨及色，於百花洲設別館，以娛滿中，金銀重器，積置甚夥，猶以爲未足，日令其部下四出搜索，民不聊生。噫，予天朝弔民伐罪，而任將帥者不能宣布德意，收拾人心，反聚斂民怨，一日蹉跌，何堪設想。予視其所爲，無異三國時董卓之郡，如因微譏之，致有顏色，然予何知未必彼

覺類然，四姑娘發文書數通。

〔四月十二〕 抵黃州。黃州地名入古蹟甚多，蘇東坡先生之所賦亦壁在焉。攷據家皆曰實非三國戰時之赤壁，予亦以爲然。但江流至此頗寬，名人學士泛舟遊興遂成佳話，何必沾沾考實哉。予乃挈四姑娘及陶記室等數人，效子瞻之所爲，時滿勝水兵未能渡及此地，江中頗閒寂，予擇舟至壁下，觀月出，洵二十年來難得之佳境也。浮三大白，燕興而歸。

〔四月十三〕 予提兵整隊，直趨夏口，師行甚速，申刻已抵武漢口，距夏口僅十里。時時有滿州潰兵過而窺伺，予或擊或俘，隨時發炮，聞報知陳王部下已得漢口漢關兩鎮，惟武昌未下。蓋三鎮爲兵事要區，爭取最烈，計自天朝克復後至今，已三得三失矣。此次陳王血戰兩晝夜，始克漢鎮，汗馬之功，洵堪嘉尚也。惟武昌爲滿洲胡某等死守，連戰互有勝負，急切不能下。予既與陳王會於漢陽，願以全力相助，計予麾下之兵，不過六千五百人，將士二十餘人，然皆精銳，無濫竽充數者，若以之突

陳可一當十，因期以明日渡江會戰。二十餘人，然皆辭強，誓至死，復苦以文突
某帶甲千，更經百戰，身負百創，予獨與王會於廣德，以令武，陳祖持子
 二月十四日，陳王先渡江，後戰。予乃盡兵士，橫截橫江，堆截衣師，四面搥擊，銳
 抵于兵，皆隳敗。久，壯氣百倍，揮復先及鎗山，渾身不知有援兵之突至也。均乘槓而
 進，予隨擲鎗山，乃直衝賊陣，擊連中官，突突，一面分兵，皆登陸，陳兵則予兵，皆
 手刃殺，大抵約自歷至，陳國，及刃，兩射，字至焉。是役，予兵死，予夏，傷百餘人，
 陳兵之死，傷倍之，俘滿兵數百人。自言兩年來，未遇此血戰也。陳王大喜，迎予入署，
 置酒高會，以留守神機，已則反皖。予因辭不受，因予入川之志甚決，且武漢必爭，
 志歸萬縣，固守與予，志不存，予一遣臣，期得傷，隔屢予，擗地耳，豈辭，舉臺，馳送
 中，陳帝，得，急渡之，陳，將，來，勿，敢，潛，問，必，有，趙，京，之，付，吾，則，客，死，雖，鄉，予，無，望，陳
 之，果，情，所，也，遂，詔，吾，方，不，應，任，性，又，無，辭，和，好，靜，能，戰，不，德，守，精，博，敗，荆，州，官，昌
 以，助，五，張，擢，伐，之，威，若，予，不，意，予，不，值，死，不，能，任，也，樸，王，乃，正，但，請，少，留，作，平，原，十
 日，之，似，予，允，休，息，三日，始，賞，兵，士，晚，大，補。

〔四月十七〕由仙桃鎮渡江，至潛江。尹昌來報武穴大敗，已為滿兵所奪。田家鎮守將為部下小卒所殺，函其首降滿營。據云：「因爭一婦人，致肇此禍。」果不出四姑娘所料，為之浩歎。

〔四月十八〕晨起，方自潛江啓程，忽有滿兵千餘，自河陽竄至，截驍重隊為兩。予亟命分兵抄旁路遽行，而以中隊迎戰。滿兵志在速勝，初頗猛銳，予之精兵固守中營，賊之不可動。滿天大窘，欲向監利方面退却，予亦不追。檢點戰兵，絕無損傷。方盼先鋒隊報告，乃歷兩時，心頭探之，則殺滿兵過當，奪獲糧食器械無算。方紛紛收拾運轉，故遲遲也。急令輔重隊助之，奏凱而回。晚飲頗醉，感念奮事，偶與四姑娘談當日禍害狀，因出手書示之：「北章以計誘楊氏，伏甲驟起，殺之。圍總部下，無一免者。是役也，死者約萬人，焚其第，火三日不熄。天王下詔數斬楊罪惡，而嘉北章之功。北章氣張甚，請天王大封將士，隱然有代楊執政意。越日，大鑿將士北章，且致請予為之副。天王出宮，頒賞，予欲不往。族弟承繼勸予曰：『母令章氏生疑，遂見志往。』承繼竟以予故，殞其生矣。宴既闌，酒半，章氏起為壽，先以杯羹獻天王，次乃及

予子覺其風味有異起問「何處」韋離視而對曰「羊羹也畜養數十年肥甚矣其味何如」又福慶軍士予心豈不知蓋即東楊之肉耳一念慘然不能自己憶北韋忍至此今天王在前不乘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乃起而言曰「敬謝北王盛意以東王之向謂天王及吾儕但吾不能無言夫吾儕以敬世主義起兵八載於茲天下未富天功未定方期兄弟戮力同心討滅妖逆不幸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為快乎願自今以後吾兄弟謹慎自持同心共濟勿恃此一操之戈為功業也」韋氏不待詞畢大聲呼斥且指子曰「乃懷異志乎」予方欲再辯天王命和解之韋氏始悻悻而止迺罷予即馳歸告家人親屬曰「勢不可留矣姑避其鋒他日奸相見也」嗟乎豈知從此不復相見耶予既知韋氏將捕予乃不敢復由城門出暫避僻陋解衣置袖邊若已投河者然延至星夜縋城而出夜伏漁船中渡江滬潯合山始得親友告變蓋自予去韋氏即令人召予殆欲東王之事加予身也知予已去頓足大恚曰「從虎離山予之罪也」若即席降之如縛一豕耳一西向恨恨不已越三日竟遣部下從覓魏子老母及妻妾子女十三人盡殺之更驅轉探得予闖有威誼者悉齧斧鬪前後約數十人其

殘刃若此不一月，天王在塘其邊，又聽于王擊其營，其營之營，一人如是東楊，四姑娘聞至此，嗟嘆淚下曰：「天奪其自此者乎，何屢氣之未消也。」

〔四月十九〕又聞武漢失守之信，此次得而復失，僅乃三日，不知何王全復何蘇，殆竄院北其午後，出沙市與滿兵小戰，滿兵退却，予亦不復追，長驅利，城下，吳滿降者保全一郡民，予向以宣布天朝德意為事，決不議軍也，滿所遣人來誘，予兵隨隊入城，是晚，滿將設宴，予辭不往，但令其將副將印信，交此方約，晚刻來獻，予室中有一人短衣袖，自暗庫中持刀欲殺，予自利，利急，因誣出其後，兵擊其肘，呼衛兵入，擊刃削其臂，始就擒，軍聞言，遂入，遂到予，乃立遣佐，滿將至，戮其罪而赦之，并給士民，此惟妖言之罪，被縛等不涉，心乃安，予取印信，囑將佐，與滿為留守，將署略定，滿兵降者五百人，另編六隊，自是予將有萬人矣，晚與四姑娘議入川之策，曰：「君曰：『君曰：』」

〔四月二十五〕予命糧要隊，伍牧拾隊餉，與四姑娘議，草兵分兩路，入川一從蔣

巴東入峽，溯江而上，爲正道。一從宜都走山中，出施南府，越五龍關，至川南石柱爲間道。正道防堵極嚴，節節屯有重兵，且滿官駱秉章甚善兵路，衝鋒殊非易事。予乃自領正道兵六千人爲三枝，帶兵房中，備兵當先，趙如龍新裝黃雲志領間道兵三千人，深山窮谷，雖險阻艱難，而防兵不多，易於攻。兵期約，以爲萬縣是戰，四點鐘，破以捷。密謂予曰：「兒輩以蜀難，不如且歸荆州，以觀變。」予不爲動。由是而曰：「予入蜀之素願不可也。且置荆州一月，使將佐輩覓伺時，果可也。因結縲紲于憲決，亦不復言。遂日夜計畫攻川之法。

進行地步。

（四月廿一）在荆州閱操，並令設造船工，嚴製進入川之艦艇。有督帶也。在

（四月廿二）

天雨於荆州官署中得一小年書曰：馬德良能作繩頭小楷，人極誠

樸。

（四月廿三）

硤口賊匪聚之，南極勢甚，而請手書，而天日自出，第一

〔四月廿三〕 得江浙連捷之信，江南滿營盡潰，東向翻手者再，願天朝自此統一，掃滅妖氛。

〔四月廿四〕 午飯後，雪騎往游荆門山，山勢雄壯，是夕，予挈陶記室、四姑娘等宿山頂武聖祠中，蓋祀關羽也。像已燬，知天朝兵已會焉。此夜觀月于萬松巖，吟詩數首。四姑娘和焉，命非德良，予之。予觀馬之而貌極似予，惟略以年事故分老少耳。以語四姑娘，四姑娘親之而笑，馬頗莊重，不敢仰視也。予駭四姑娘對男子夙嚴厲，胡忽垂注馬生，殆有緣分歟。

〔四月廿五〕 予自荆門山歸，方養靜室中，四姑娘又來言入蜀之難，不如由襄河上溯，馳騁中原，較爲得策。予終不謂然。四姑娘又言：「諸將皆皖鄂人，恐無入蜀志，湖江更非所長，此計恐成畫餅也。」予謂：「然則不如取消正道之說，并力於施南一路，邀款石柱土司，爲應募事，較有把握耳。」四姑娘曰：「夷狄之性狡狠，設爲所乘，奈何？」予笑曰：「小兒女不知用兵之道，此所謂撫其背扼其吭也，若得成都則

聘汝門，華風在現，若不科規也。是者刑州，何古河之有。四姑娘乃歎然。是夜，命四姑娘先作一假書，通告石柱土，曰：派健兒某費往。

〔四月廿六〕予乃坐室中，爲入川，對蓋四姑娘，頗憐大壽才，每笑欲言，而又止者。

三啜囉之頃，和暈於頰，予知有隱情，欲言，乃曰：子莫言，子不從，胡爲作此態乎。四姑娘曰：父以馬生，爾能之，八物皆情，予曰：一爲僕人，能小指，殊無

大志，中願以下人物耳。四姑娘曰：兒前誓曰：父心慨許否，予不虛言，願作此

際，沉吟片晌曰：兒既願之，尚備不可，但此一賦，能何能爲，抑覺其願之，予軍中

不名文武射士，屬以軍事倉猝，不暇議婚嫁，若何不早言，欲避婿奚難，而必取此

中願以下。四姑娘報然曰：父言良是，然兒意固別有所在，父他日或自知耳。予知其用心深微，誓不更諾，乃立召馬生告之，期以五月一日備禮成婚。馬生固辭，予知其爲貪也，一切許以拮据，不置，爾後問馬生，聞之，洵知願不及此矣。

〔四月廿七〕四姑娘將平歸事，蘇爲嫁，予自笑前此兒女衆多，絕不問家庭

瑣事今愛一異姓女，乃兼供母職，聚爲料理嫁務，亦豈意也。所及者，荊州。雖難齊，要然物產瘠薄，俗尙樸，畜衣飾無所置辦。武昌又陷落，東道不通。若在天京，須爲之裝點，今則止宜苟有苟美矣。四姑娘亦力請節儉，并却鄰屬饋儀，予不爾然，謂不如聽人自致，奚必矯情。

〔四月廿八日〕予出巡荊州市廩，撫慰居民，父老多感撤滯滯者。是晚，偶與四姑娘再論入川事，四姑娘因據日間景象爲言，謂「荊州可用爲根據地，王即居此，遣將東西出略地可也。」予疑其得瑤圖妄安，卽曰「爾與瑤居，此留守予自入川可乎？」四姑娘聞言色變，聲然欲語，謂「兒實思盡忠於文王，非爲一身計，余何見疑？」予一笑置之，且曰「此亦爾所能爲之事，何必見疑，惜馬生非其人耳。」四姑娘不語，予乃告以聯結土司之策，四姑娘從容諫曰「夷性反覆，恐不足恃，且蜀道奇險，進退不易，鍾鄒之功未可恃也。」予曰「是固然矣，但以窮年用兵，勝敗得失，徒無定局，近日中朝於我猜忌愈深，君臣將佐，自相疑阻，甚非佳象，吾聞其從從南亡，不若別樹一幟，冀獲稍遂吾志，今故不與駙氏爭襲巫門戶，而聚精蓄銳，併力疾走，過城不

攻，僅須匝月，酒雅之陰，當爲我有，敵兵雖強，庸有及哉？計決矣。然非挈子夫婦以行，吾心亦何以慰。前言灑之，事已難辦，始知不可轉一說。曰：父王豈不先從初議，以正兵攻，變巫門戶，而自出奇兵入間道，倘正兵得天幸，姑嘗試之，亦何不可。予知其辭遁，遂爾之。

（四月廿九）晨起，諸將以明日爲四姑娘下嫁之期，咸備禮贈，銀五光十色，玉笑珠香，居然於于戎馬中，忽雜錦繡脂粉氣，豈不大奇。而四姑娘奇甚，雖出關在即，仍爲子治軍書如故，絕不修飾塗澤，而兒女英雄氣，不覺爲之奪矣。馬生轉視，視如新娘，或向之道賀，則羞澀憨笑，若不勝其喜，而又不敢出諸口者，是非奇之又奇哉！別錄有數，備然。

（五月初一）子女四姑娘與馬書記德良成婚，予年亦爲國事，雖心緒，然因累日，至早始開笑口，爲四姑娘祝夫婦齊眉也。午後，賜軍士大饌，一日，軍士市民多有推其領袖賀喜，具來觀禮者，予悉款以酒食，兼皆歡呼暢飲，盡興而退，或竊竊議

馬生始爲子子，因其貌肖予也。是晚，榴花照眼，蒲酒盈樽，既慶端陽已近，復喜嘉耦在前。四姑娘與馬生同來，伴予飲，酒奉觴上壽，予乃大樂。辭無算爵，命陶書記，尋遂入洞房。予作小詩紀之，有「自是有情成眷屬，敢云彩鳳去隨鴉」之句，蓋紀實也。衆皆以爲馬生非細，而四姑娘獨欣然。

〔五月初二〕 清晨，四姑娘偕馬生入子室，問安侍膳，宛盡子婦之孝。事畢，即同治軍書如故，予心甚愜。是日，趙如龍率領三千人向宜昌，黃蓋忠以二千人略宜都長陽，姑卜孰得孰失，始策進行。亦從四姑娘說也。予又遣陸起贊等領千人收當陽前門，以爲荊州屏蔽。是時，儼然有蜀先主初據江陵氣象，未嘗不可取快一時。惟予終覺非入蜀不足自立耳。

〔五月初三〕 諸將三路出發，予設壇以禮送之。軍容甚盛，忽報荆門一路有滿兵突至，陸氏因先行，下令銜杖疾走。予授以作戰機宜，陸氏領命而去。趙如龍慷慨論進攻諸事，意頗自矜，予亦以爲宿將，期望殊殷。但滿營中胡略相聯，欲如顧亦非易。

讀畢，心忤然，念吾德方隆，即欲避往從之，乃與四姑娘密商。四姑娘意：「一奸雖去，諸奸未盡，葢慕重，恐一入牢籠，難於自脫。」予亦念入川之志既決，何必委蛇添足，乃決計以書報之，令四姑娘屬稿焉。

〔五月初六〕四姑娘獻書天王書稿，予略事點竄，即付原使齎遺。書略云：

臣本無志功名，徒以受天王之特賞，不敢不効驅驅。方舉義旗之時，吾儕兄弟之血性何等激烈，意氣何等軒昂，心志何等固結，自取定陵建都，稍得樓櫓，然外此之路地之未盡入版圖者，不知幾何也。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垂盡之虜，奏祝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同室元相殘害，操戈執矛，自攻自殺，口尋不已，喋血一庭，因而此泣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天鑒聖明，昭鉅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即復。且此黨與彼黨，等仇又復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難筋不足以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之老母年近古稀，慘被葢醢，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園圍門，心碎已久，尚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今在荆楚，正待瓜代，不日即當於川漢貽之間，揚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

凡此區區，即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悚惶。

〔五月初七〕午飯後，忽有齊部兩卒，自武昌逃歸，踵門請見。予命召入，則見一少年，年齡不過十六七許，怪而問之，自言「楊姓，由天京逃出，有不識誰何之將軍，一路庇護至武昌，突遭敵兵大戰，將軍敗亡，區難以予付此兩人，今得提攜至此耳。」兩卒亦陳武昌再陷，天將苗姓，以公子昇我等，囑好護持，住見某王，請其撫育可也。（某王即指予。）而此楊姓少年，乃東王之少子，無疑狀貌亦相似。噫，東王尙有嫡胤，予敢不為之存孤以奉其祀哉！即命養爲予子，與四姑娘等相見。晚與問答，性不甚慧，乃意致落落，尙有父風。予乃歎四姑娘適先已成婚，不然，即以配之，東王與予兄弟，其子猶子也，豈不甚佳！凡事由天，不可強也。

〔五月初八〕予令陶書記寫生教東王子讀書，令裨將黃得功等教之射，令人呼爲世子。名曰紹東，志不忘也。報聞趙如龍軍大勝於荆門山，甚喜，晚飲，與紹東談天京事甚感概。

〔五月初九〕 遠報陝西整軍被困於常關，為滿兵所兜圍。予念起整勇將，固有蹙
跡如斷臂，指使遺鳳某領兵五百人往救之。弄日，軍事勞平，戰報絡繹，消息漸不佳，
心悵怏然。

〔五月初十〕 大雷雨，震報愈如龍軍大敗，節節潰屯，而宜都之黃蓋忠亦報不得
手，心大變。

〔五月十一〕 晨起，予念諸軍困難，頗成四姑姪語，欲回馬首，以低機會，乃召各軍
官會議，有驍將梅其杰者，贛人也，極言韜之可取，荆州四戰，又當所驍之衝，不易
發，屈子念軍事當乘機，不可拘執一見，乃下令趨向黃三軍，即日意勵并力攻荊州，
由九河山不贖。

〔五月十二〕 予既定入贛之計，即擬棄荊州，下令收拾輜重，渡江以待。諸賓僚俱
具此副副，嗚呼！

莫明予意，頗欲諫淨，推四姑娘以爲與其困守此間，不如乘勢進取，况轄地東連湘
關，西控湘鄂，可戰可守，自所當爭，予亟呼此兒可人，是日大忙，予竟夕未寢，四姑娘
亦爲予治軍書。

〔五月十三〕 湘黃三軍皆會，檢點軍籍，死傷三百餘人，遂渡江。時岳州滿兵駐
屯雖多，皆出不意，所向披靡，予悉以精銳猛力攻之。是晚已占城陵磯，礮石之聲成
向岳州矣。

〔五月十四〕 夜 與滿兵大戰，互有死傷。城中猶固守，即令稍軍抄襲其後，相持一晝

〔五月十五〕 岳州滿兵大潰，予親督大軍，登陸突入，悍卒窮巷徹夜，殺傷過當。
予駐營一古廟中，甯暑中惡，有伏未便輒入也。役獲糧食，輒重頗多，軍士獲益令
休息三日。

〔五月十六〕 紹東馬生四姑娘等入城，居府署中。聞滿兵爭趨荊州，壁空城，藉此可樹一功也。

〔五月十七〕 兩駐岳州，議自九宮山入贛省事，諸軍并皆奮勇，願効前驅，夜與四姑娘定謀。

〔五月十八〕 趙軍早發，從九宮山關隘直趨德安，向吳城，黃陸二軍從瑞昌取九江。子軍由隸昌直規南昌省城。時滿將會國藩等部下方臨湖口，子密囑趙軍乘其不備，先毀營壘，然後奪其水師舟艦。是夜，子仍在岳州檢點轄軍軍實，約敕荊州時增糧餉千石。

〔五月十九〕 子親領兵隊千人，發自岳州，晝夜兼馳，軍士僅以乾餈充飢。八九宮山，據大關，已夜深，始燃薪造飯。四姑娘等亦大飢疲，飽漬而眠。五鼓即由山徑趨德安。

霧氣蒸滯

〔五月二十〕出九宮山，始得平地。下午抵昌，得密報：「越軍已入吳城，利捷如風。」洵虎將也。晚酉刻，亦得黃軍人瑞昌之信，即分軍趨南康。星子軍行不遠，日已迷，得古領要寨之信，可謂神速之至。亦議及知將勇之功所致耳。予何能為！念此行舍命出天京，隻身西奔，絕無一車一騎，三月之間，集同志十許，麾下僅八人，予何德何能，而得人心歸向若此，亦惟曰天朝之謚名未墜，而滿政不綱，妖魔福地，有以爲驅除難耳，不禁神往。

〔五月廿一〕由建昌拔隊行于水，無守去，竟同志中有願留爲治安計者，亦聽之。撥軍行未定，雙方交綏甚烈，即有治法，亦無所施也。且十室九空，非天下大定後，漸可與民休息，不可予維決大威普播，早除則徐有維新之治，始有善手地耳。晚迫南昌駐營城外，時滿守將櫻城自困不敢外出，下窺建昌，後趨臨，李繼後合圍，誠笑滿將愚怯也。

〔五月廿二〕 雨。未堅壁深溝，迄于攻戰。與四姑娘商發諸州縣檄文，勸其歸順，頗有興。

〔五月廿三〕 下午，趙軍自吳城來，旗甲鮮明，精神百倍，滿將已成釜底之魚矣。予又亟布檄文，令城中人投降。至夜半，黃陸軍皆會，乃合圍。城中糧食盡，益窘急。予意明日必克矣。

〔五月廿四〕 清晨，城中有通款者，約降表。下午即出。至日中，忽傳有滿大隊自湖口來，初尚以爲謠惑也，殺數人止之。無何，諜者至，則會某確派健將彭某奮躍而來。予知此係勁旅，未可輕視。乃星夜派趙出吳城，陸黃出鄱陽，迎頭擊之。予親率精銳督戰。蓋三月以來，未有如此血戰。予與諸兄弟設誓，義不返顧。落於一晝夜間，奮力擊退。是夜，時放烽燧，徹夜未眠。彭見仗伍嚴整，亦未敢犯。四鼓後，四姑娘忽獻計，謂襲攻于從之，果大勝。彭某折回。

〔五月廿五〕南昌城中聞彭某敗退，亦已棄城遁矣。予乃整兵入城，即出布告，謂：「父老苦兵革已久，此來戒部下秋毫無犯，勿劫勿殺，市井安堵，亦無三日封刀之例。如有犯禁奪殺者，儘可來轅呼告。」分別立示懲儆，衆皆感服。奉獻金銀食物犒賞軍士，咸樂溫飽。予乃與趙黃等議次第收略，廣信、袁州、臨江、撫州、贛州等府，分兵四出，撤山積，四姑娘、孀事大忙，予亦不自知精神何以能百倍也。諸將大會於滕王閣，各言輶略，英姿颯爽，予樂甚。

〔五月廿六〕在南昌，趙軍赴上饒，探入浙之路。是時予心血之注集，忽又移向東南，入川之念，不知消歸何處也。偶與四姑娘置酒縱談，輒自笑反覆。雖然，予以浙閩海疆爭者多而不易守，他日終當以西州爲歸墟地耳。四姑娘聞予自語自嘲，乃含笑不語，予亦不置詰。

〔五月廿七〕雨。與黃蓋忠縱談舊事，黃忽勸予更置眷屬，且以媒約自任，謂：「曠

神某武職有女，號文武才，年二十，貌美，人皆稱其為匹偶。一手美不兼管，黃以
為嫌，謔之，謂「明日即當歸大禮」。子既婚，曰：「子勿謂予言，不復受家室之好，
爾當不知耶，尙強斯可爲者。」黃猶振振有詞，予曰：「子勿復言，子若有家室之好，
當持今茲如天之福，則四海又安，單書一紙，此其時乎。」黃自知失言，唯唯而已。子
根爾爲怒，不勝感憤，乃成書，若稿，隨手灑去。四姑娘爲子存之篋中，不知他日何人
取以播其耳，晚飲頗能，忽念西河佳勝，躍躍欲往，夜有夢。

〔五月廿八〕晴。二十九日，天氣頗炎熱。三十日，雷雨，俱居南昌暑中。

〔自六月初一至七月卅日遺缺〕

〔八月初一〕予巡行辰德鎮，觀器窳。此等工藝，通行全國，器用之利，令人驚羨，
及觀御用器，窮奢極欲，以奉一人，且異種建康寧盡人間奇聞，豈非天數浩劫耶。若
民貧而盡矣，此後要當力崇正道，以我民膏血歸之我民，奇技淫巧，勿落上心，則予
下太平矣。

〔八月初二〕 子遠翻陽大營聞趙如龍敗於吉安心作憤不謂幸黃蓋忠消息大佳已度仙遊嶺克復江山常山且言侍王汪世賢聞子在南昌極願聯合子大喜命四姑娘以書報之

〔八月初三〕 湘子方圓坐齋中欲馳書問皖南消息蓋陸軍已由婺源趨徽歙初頗餘利後爲郡門妖帥曾氏所扼死傷頗多子曾馳書勸其退縮改探湘軍不知彼曾接洽或有所見否當即命其亦專使入皖書勸陸即班師一面與吳援趙引力嗣浙書即發

〔八月初四〕 晨得江山通信言蓋忠已拔隊由東陽江出建德向桐江鉅寇富泰山水矣子不覺神往決計待趙如龍退隊南昌州屬子聚一軍遣縱黃氏務至杭州一遊四姑娘聞子將往西湖大喜謂一幼時即在三竺六橋欲往未能果得一世不願此生矣子曰一將爲兒作驂駕開道路以待最遲至冬日正可往觀斷橋殘雪

矣。」四姑娘笑謝天恩，予東望關。

〔八月初五〕又至鄱陽，樂平規畫防務。滿兵猛撲湖口，勢頗不支，予亟率精銳援之。密戰一晝夜，予被小創，昇回營中。有旌陽觀跛足道人，善治各傷，延之入營，真藥良佳。廝是夕，頗苦痛，不能成寢。令四卒昇胡牀環行室中，又飲酒數杯，痛始減。年餘無此災厄矣。

〔八月初六〕返南昌。四姑娘聞予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累日。自是予廢筆札，約十餘日始恢復，然又阻礙予赴杭之願矣。幸趙如龍已返南昌，朝夕劇談甚暢。

自初七至十三日，嘗因養制無可記。惟聞黃蓋忠已達富陽，與杭州汪世賢接近矣。

〔八月十四〕四姑娘以中秋節近，欲予病中歡暢，乃爲子設備於百花洲，頗費錢。

營。

〔八月十五〕是日爲中秋佳節，予從四姑娘等之請，移帳駐百花洲之仙樂堂。搗歌妙舞，旨酒嘉肴，備極一時之盛。贛省自迭遭戰禍，滿兵出入所必爭，居民苦于戈久矣。又太平諸將，亦多戎馬倥傯，無暇爲賞心樂事，坐使名勝墮廢。而每經一度戰事，多一番蹂躪，滿兵破壞性尤烈，乃至古蹟名區，無不以摧陷爲快。百花洲亦頗豐，十之七八矣。予至此，漸事修葺，纔復舊觀。今日至此，湖光山色，照耀燭宇，爲之頓汗。四姑娘乃親妝炫，與馬生並肩攜手，拜於座前。黃某紹東等亦各攜其馬，拜祝佳節。予意稍爽，求飲而酒心已醉矣。晚後，月光如畫，湖光澄澈如琉璃世界，予遂忘此身之飽經患難，且在金戈鐵馬間矣。

〔八月十六〕趙如龍以予體既健，先請以一軍向德興玉山，予自率大軍殿其後。予尤之。黃蓋忠亦馳書至，謂「其軍已屯湖墅，與汪王分境而治，亟盼予往，可與汪王接洽訂約」。予遂與四姑娘商榷，委南昌與新自皖來之大將鄧某而收拾重器。

東行長時全軍約五千人

其軍已事關督與野王公對面而池州亦已...

〔八月十七〕

抵和興益海城三千里之遙...

功以報其上蓋妖官之積弊非盡殺不足以肅清也是地本有滿守將郭某聞子王... 將如何擊敗居然受上賞擢助官... 之過酷哉途中遇一官領軍惡能日謂賊每于果輪轉發之終其各屬老嫗則不忍... 加害反令兵送之出境乃已

〔八月十八〕

疾老至晚月上時始抵玉山本據高城外乃城中官守聞子大隊至...

自相驚擾逃避一空子反不得不頓首入城撫慰居民各各逃所居市人驚魂始... 定燈火大明各出糧食... 非佔地主義否則全省十一府不匝月而屬于治下矣滿官之失人心良有以也... 夜煮酒引杯相慶

〔八月十九〕由玉山東入江山境，居民皆設香案相送；元元黎庶，各有天良，而爲妖官所苦，可憫哉。過衢州，侍王部下將戚某，贈予一姬，予却之不得，乃詢其里居姓氏，送還其家。明日，卽飛入富春江矣。欲求一圖畫或地志不可得，與四姑娘縱談至夜半始就寢。

〔八月二十〕抵桐廬。予欲一觀天目山水之勝，且避滿兵之防禦，免耗軍力。乃由分水嶺走於潛臨安，突入杭州，較爲人所不注意。密令趙如龍待於江干。予乃率四姑娘等登岸，以輕騎疾馳入山。鄉民多有圍繞而觀者。予此次糧餉饒足，絕不擾及民間一草一木，反爲懲治土匪，捕獲盜賊一數，村僻戶，頗有誦予之德者。予非奸行小惠，亦分所應爾也。

〔八月廿一〕予在於潛小石山大懲土匪。先是山中多盜窟，劫掠行人，椎埋焚殺，無所不至。至是又與滿潰兵聯合，爲鄉人患，鄉人之遭其蹂躪者，冤無可訴。乃結團

每糧爲保衛計行旅出入須受檢查予兵欲假宿其村彼等見其力壯大不能阻拒乃告以所苦謂一知能代予等驅除者願竭綿力報効予謝其意所料及窺穴所在立命部下往勸紹東尤爲奮勇予戒之曰「積賊成匪雖小敵未可輕視一既而爲一因於營中予遣健兒黃某率死士五人衝其營諸軍鼓譟從之遂獲其穴解獲會銀衣物無算以其半畀鄉人償其供帳之廢婦人或歐或不爾夜置酒予饒行旅未留一女謂爲記念品供詞堂中

〔八月廿二〕予出小石山過諸村村人有處女爲土臺所劫者其父母號泣於道乘心不平抽力不敵不敢言嗾予下騎詢得其詳乃遣健兒往索之盜橫刀出戰其黨數十人頗驍悍健兒被創予親往督戰諸健兒爭先鋒生擒盜魁降之編爲前鋒弁目以村女還村人鑒深服予之義勇竟改行爲善後從予入川爲土司所戕念之甚耿耿也

〔八月廿三〕上午過一村近臨安矣有逆子毆其母村人不平返爲所毆且率黨

劫毀人家器皿，村人畏之如虎。予見其母哭於道，聞其始末，即得逆子所在，殺而梟其首於竿，以母托村人之謹愼者，即舉逆子所掠得金賜之。四姑娘笑曰：「安得父王能獨天下爲人，平不平如包老也。」下午入茗溪，展玩風景，流連久之。有士人朱欽題詩於壁，寫其卒。予即延之入幕，朱上言：「勸予即據杭州爲京都，與天王對角。」予笑置之，謂姑後他日，今非其詞，然其才可用，惜其遺之。

〔八月廿四〕抵杭州。於江干與趙如龍相見。趙請予以侍王驛遞狀，予遂不復入城，駐兵江干而自逍遙天竺石屋間。夜宿山寺中，僧人與予談，輒與不知予爲提兵，獨亂之人也。汪侍王亦備知趙天將在此，予令部下守秘密，不願與之爭體。且葛巾野服，徜徉湖山，甚自適也。一日，滿兵與侍兵大戰於塘棲，互有勝負。聞趙如龍有襲而取之之意。

〔八月廿五〕侍王偵出用兵，禦滿。趙如龍即率騎入塘棲之時，蓋思已赴事。波蓋爲聲援。侍王不敢戀戰，乃退走蕭山，詭聲趙如龍請予入主杭州。予以杭州非

御業地，即之。且言：「三日後，即渡江至寧波，將游天台，願蕩以入武夷，然後歸。願視諸守將，不願久羈於此，與人爭短也。」予蓋慕侍王之揮亂，而又不欲同室操戈，故決意避之，他所，諸將恐不知也。

〔八月廿六〕 予宿西湖之雲棲寺，夜月松風，令人有出塵想。與老僧夜話，頗得禪悟，寢甚遲。

〔八月廿七〕 居石屋烟霞洞，與四姑娘等品茗持齋，樂而忘返。僧寮下榻，不知有兵革事矣。

〔八月廿八〕 又遊西澗，獨宿秋雪廬。夜聞萬籟俱寂，此心湛然。即欲棄軍爲僧，惟入川之志未遂，尙不能放下屠刀，予之罪也。引燈自傾，且聽塊壘，頹然入夢。比曉已紅日滿窗矣。

此八日，自八月廿八日，至九月廿四日，其間事蹟，已見前卷。

〔八月廿九〕 游滿覺壇，木樨盛開，天香飄溢，證以前日禪語，予下覺悟，不自知其
惶惶也。

〔九月初一〕 予留詔諸軍，期旬日會於溫州之水，予乃自率騎渡江，過顧山，
馳入紹興境，聞侍王部將方據此，不願見之，周旋乃微行，謁大禹陵，登蘭亭山，望鑑
湖，守將蔡知予爲某王也，有問者，予曰某，天將代之，晚宿山陰，勝處小園，若中旨
酒伴，甚樂無涯。

〔九月初二〕 予渡曹娥江，出上虞，入姚，騎行絕駛，夜宿四明山寺中，距甬東半
日程矣。

〔九月初三〕 抵鄞之南門，時江東已爲夷人開設商埠，檢各行，甚嚴，而予之
黨某文將方求渡孫予，不願久留，寢廟入四明山中，略一徜徉，卽向南行，士皆
憊，乃宿山寺。

〔九月初四〕由奉化入天台山，崎嶇險阻，從予者蹙蹙而絕不言苦，驅之不去也。予不遵大道，循山脈升降，至臨海界石梁仙洞，往往迷路，得樵夫山僧爲導，始得出。凡五日，乃至括蒼麻竈道中，土匪橫行，強者卽與之酣戰，弱者曉以大義，或屈服之，殊有興味了無苦。

〔九月初九〕是日爲重九佳節，予攜四姑娘等登雁蕩絕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便覺我生不凡，古人謂「太華峯頭作重九」。予自在雁蕩最高峯，何異芙蓉絕頂，南北遠想，心目爲開。士卒爲予持酒棹，一卽在巒石上傾杯，四姑娘顏亦爲之酡矣。惜不得一枝黃花，蓋此間地高曠，絕少雜蕊，惟有長松翠柏耳。暮色蒼然，遂策杖而下，比山半，村人有繩繩懸蒼蒼者，黃花半叶，乞得一枝，贈以慰相思焉。四姑娘簪花滿頭，屬生注視而笑，慈態可掬也。

〔九月初十〕予在永嘉城外之某寺，與寺僧談台岳故事，於「劉阮遇仙」，又得

一 助助焉

黃巖樵夫某者，無家室，苦力自給，夜宿巖中，朝擔市上以爲常。一日，入山愈深，途路不得出，遙見隔溪有女子，飄妝獨立，美黠無雙，意此間安有婦女，必勸也。遂往視之，河中隔一澗，深且千尋，大呼求妻，女曰：「足解其帶，從而擲之，忽如獲。」樵夫竟得皮從女郎返，巖洞溫和，花香襲郁，遂留數日。樵夫忽念市中尚有黃金，憐問途，欲往，女郎默然曰：「終何短也。」樵夫願挈女偕歸，女不應，出一金，相授之。且曰：「子以此核植於某處，則成林，則子可至矣。」樵夫果懷核而歸，剝而食之，味異常，取核種之，下仍以薪入市，日給十餘，年植果成林，每歲可獲數百，遂致富。人勸其置家室，輒以仙女有約爲辭，衆笑其愚。年垂垂老矣，自分亦無望，然念之不釋。一夕，植核熟，留守林下，忽睹倩影，彷彿一女子，趨就之，坐洞中，故劍也。手抱一兒，謂此汝之嫡胤。樵夫大喜，攜歸室中，遂爲夫婦。橘林日益繁茂，天台蜜橘名馳遐邇，生子數人，咸登第稱世家焉。今黃巖某巨紳，卽其後也，樂善好施，尤與佛門有緣焉。

予嘗聞里巷瑣屑事，因爲錄之如右。四姑娘掉首笑曰：「齊東野語耳。」

〔九月十一〕由永壽西行，過州，萬山環抱，鳥窺徑迴，樓成若巖，之疑。予食肉，勝無此不疲也。猶松陽，遂昌，境夜宿山巖中，虎嘯狼嗥，怵人心，意幸健兒背斗，且掛，獵槍出，立斃兩虎，食肉麋皮，稱快不已。山村肴膳，絕無佳饌，予乃出，飯，羹之，麵，餅，酒，乾，水，淪，以，飲，焉。

〔九月十二〕雨，開行山中，採野果食之，其味甘美。山花爛然，非桃非李，詢仙境也。晚宿山寺。

〔九月十三〕抵仙霞關，過此即入閩之浦城境矣。憶自前月由玉山出仙霞關，環浙一行，倏已匝月。今當復踵輪，視諸將近，况然予生平未至閩，必欲乘此一行，馬生家上饒，擬挈四姑娘，返里一視親族，予許之。訂一月後，予返輪，當至廣信，迎四姑娘，而後西行也。夜宿楓嶺下之留仙村，驟不睹四姑娘，來問安，心殊念念，乃至人生愛憎，如也，其不易解脫。

〔九月十四〕 予披險由楓嶺渡南浦，入浦城境。此地滿朝不設重兵，予以千人橫行四出，如入無人之境矣。疾馳至晚，又建寧城壁之頗苦卑濕，食物亦不甚適口。夜飲早睡。

〔九月十五〕 抵延平。過鄭成功故宅，鄭王力戰滿虜，志甚瑰瑋，不意天佑，挫敗金陵，遂入台灣自立三世而國除。然其高風亮節，予頗慕之。謁其祠，遺像猶存。聞滿官時欲毀拆，幸其子孫託言蛇神兩始保守焉。嗚呼！建廢興豈足以一手蔽盡天下耳目哉。題詩於壁而出，夜宿古寺中，守將某願降，予受其印信財物，即委據東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可哂。

〔九月十六〕 予抵閩清境。觀覆鼎山，下午，至福州省城外，時南台已爲外夷租界，兵不得通過。然予在東京時，曾與夷人往來酬酢，夷人贈予以證書，謂「他日如過各互市場，可持此得優待焉。」予在窮途，忘此一舉，今至此，予意不欲入城，與傳

王派衝突，不如借此與南台夷人一談，且可觀其布置一研，遂入領事署求見領事，立出迎迓，延予入署，款以洋酒，播樂，極極殷渥，遂並樽而出，紹東兒亦從焉，拜謁天主堂，矩楨壯麗，設徒精肅，其教主一神，以天爲人之祖，耶穌爲天之子，與太平爾最吻合，天王之教化，殆得自西方宗傳也，晤其教師某君，爲予大開會場，集教徒數百人，請予宣告憲旨，謂之演說，予於教理實不深，遂且于幼讀孔孟書，彼教反對孔孟，予何能言，但既承優禮，予乃以與人寫獎之旨，略事發揮而已，教徒拍手歡呼，稱予爲天使，贈予花朵盈袖，以馬車送予歸營，紹東兒亦知之，此爲予外交第一步，予以爲夷人極講感情，將來如有外事，當先以聯絡感情爲務也。

〔九月十七〕

侍王部下守將顏某，方爲滿兵所困，福州城外三面皆滿兵所包圍，予初至南台，即與夷人接洽，故未知其詳，蓋南台一面，滿兵亦不得少越雷池也，顏某知予領有子餘錢鎗，駐閩江兩岸，特遣心腹假道南台，來營請援，予援助並軍事，成常率予爲城主，予謂：「同袍之誼，既至此，自不容坐視，若以利相誘，則非予志矣。」來使極道誠懇，予允之。

〔九月十八〕子率五百人出福省之西門，紹東顧爲先鋒，子以其年幼，乃感天將朝棟爲統領，而紹東副之。子自登鼎山支峯，觀戰是日，滿兵殊悍，盡決良久，勝負未分。子以暗號令紹東僞退，誘其先鋒入山坳，即以遠隊伏兵衝出截之。滿兵果中計，紛紛敗退，棄置衣物，悉算先鋒奮勇，迫西城一角之圍軍，不知虛實，以我援軍大至，兵心動搖。子軍隊衝破其一角，城內天兵已得消息，復開門擁出助戰，滿兵遂退駐三十里外，子軍遂入城。

〔九月十八〕子軍與顏守將兵既聯合，反守爲攻，滿兵節節退守，大軍大振，各外縣有來通款者，顏某請子入城，署曰王府，子不允，僅略至城內，周視形勢而已。蓋子自出天京以來，轉戰皖鄂，浙豫俱得而不守，子志以衆所共爭之地，不免同室操戈，守亦何益，故以攻略徇地爲游歷計，連各地既徧，然後入蜀，得一息壤，則子生平之願足矣。今在閩，雖獲全勝，猶此志也。顏某聞子不欲久居閩，心益喜，蓋功成而讓之，彼袖手享受，寧非幸事。

〔九月十九〕晨。滿兵忽以輕騎夜襲顏防營，并及予城外所駐先鋒隊。倉猝與敵頗多死傷。予亟馳往指揮。滿兵已退。查點軍士器械，顏營損十之四，予營損十之一。予欲即日追延平，仍入賴視帥，顏求予臂助，長聽泣下。予乃許留三日，必使滿兵剿改出百里外始已。

〔九月二十〕予令護騎探滿兵中堅所在，知主帥在霞浦，而重兵在雙鬢山之支麓。即遣死士飾爲樵夫，入雙鬢山採樵，爲游兵所捕。問此間富室所在，蓋妖兵志在搶掠也。樵夫告以外山谷中有富室藏金，妖兵大喜，陳明統頭，全隊往取。果見巨屋雲連，皆爭先恐後，入門則皆空室，而伏兵四圍驟起，全隊六百餘人殲焉。蓋予先使富人避匿以誘之也。此役殺戮過甚，予亦知悔，然不得已。自是滿兵大懼，悉移回霞浦，不敢窺閩垣者三月餘。

〔九月廿一〕兩。予合軍士休息游宴，顏某出庫帑大犒之。予營始豐饒，非在賴時。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九月廿八〕 子由金谿進賢直趨南昌，長馳一日夜，趙軍方調滿，將楊某，聞子至，氣益奮，遂大勝，遂楊某入湖中。此二十九三十日事也。此三日中，子憊甚，而四娘姑以三十日至。

〔十月初一〕 子居南昌，香中爲四姑娘談武夷九曲之勝。四姑娘扼腕不置，以目視馬生，馬生俯首若不勝其慚者。子笑問何爲，馬生不敢仰視，四姑娘乃言：「兒本擬以二十五六日至仙霞關探視，想父王必愛武夷之勝也。豈知彼乃竭力阻撓，至於泣下，而渠家兒嫂又不聽兒獨行，是以至接父王書後，始克成行也。」子奇視馬生而笑，蓋以庸才而獲美妾，安得不倍其愛哉。子乃慰解之曰：「此亦難怪，子新婚時亦然。」四姑娘含睇不語，紅暈於頰。方聚語時，忽侍者遽入急報，則贛州失守，天將斷某陣亡之警耗也。子投袂起。〔自十月初二以下缺至癸卯年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三〕 〔按此太平天國九年之三月十三日〕 子既與廬幕，自黃縣北行，出桂平，桂平雖爲子兄弟輩發祥之地，然北伐而後，凋敝已甚，滿兵既來去，不常

即天兵之鎮守者，亦殊了無精采。土匪橫行，居民抱怖。予實不忍卒視此行，亦不絕
風視。廬墓而已。顧令人無窮憤慨。予即醒程趨桂林。時黃蓋忠方任桂林主將，與滿
兵相持。予以衛師五千人助之。滿兵退守梧州。予與黃別，出屯靈川。黃追而逐之。予
約至長沙，始相邀偕行。黃亦以爲然。是夕，黃餞予於城外之九奇山。予大醉，爲衛兵
所扶持，始克歸營。黃因留予三日。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俱在桂林城外。予性好勸，不耐束縛，中心耿耿，無奈何也。

〔三月十七〕 予率所部渡越城嶺，左右偏裨凡五千人。時粵西非兵革所萃，盜匪
出沒，形勢渙散，見五千人軍容整肅，士紳莫不異之。頗願引爲保障。予以趙如龍方
告急於湖南，却之。是晚，銜枚登山，衆絕無倦容。山卽湖南界矣。予自新年入粵西，
至是春深，感歎不已。

〔三月十八〕 晨起，渡五嶺，此爲越城實五嶺之一也。單騎走山中，雖終身行役，而

此間幾忘軍旅之苦，意我頗欣欣，若在梅花開徧之時，風景更不侔矣。策騎間行，大有秀才風味，自笑亦復自憐。是夕，四姑娘忽病暈眩，予恐其感瘴氣，閉全縣有良醫，使急足厚幣求之。

〔三月十九〕居越城嶺之某廟中。午刻，四姑娘忽汗出疾，急速申刻醫來，膏已愈矣，贈以幣而遣之，未服其藥也。山中亦無藥可備，四姑娘且持不服藥，膏中醫之，予笑謂一醫備診急之用，兒安可得魚忘筌哉。四姑娘亦狂笑不已。下午疾，驅至新嶺，距武岡七十里，駐宿山村。時予從者糧食悉備，不擾民間雞犬。而此間健兒聞予名，爭來請見，願從之北征者以數百計，予收錄其半，向隅者猶快決也。有自武岡來迎予者，予深廷感謝。

〔三月二十〕抵武岡午飯，頓增新兵千人。予爲約束部署，訓以大義，勵以勤樸。乃循資江北行，一日二百里，三日達桃源，距常德三十里，強規察形勢，將進攻。時滿將某素有知兵名者，顧震於予名，竟棄城遁入長沙，予亦不復追，即入據常德。爲東拓

鄂蜀地步。移撤翰省諸軍，相機會師，以立根基。蓋予以爲將取傾軋，終非久計也。惟四姑始意勸予久駐常。

〔三月廿三〕 得嶺中來書，知天王遣護王等專援翰城，兵勢震盪。雖不明言討予之罪，似死力與予爲難。幸聖于麾下，制予命。幸予部下皆生死不渝之兄弟，決不以浮言變惑。但同類相殘，互攻不已，則敵人乘勢反攻，其失敗可立待。慨予自金田起義，從天土北向丹心，耿耿，以期爲國爲民，不幸東楊之變，遂生猜忌。予出亡已年餘，本擬爲天朝拓疆威力，乃得此失彼，奸佞者有造梗阻，往往不察，敵人伺戈相向。予何惜以地相讓，但一入城，卽屠戮劫掠，以復憤以示余者，則予之迹，終不明。功業終不就，徒多殺良民，何爲因此予決心規一參所不爭之地，爲予寒寒之營。夕，予與四姑娘深談，不禁泣上簷簷。四姑娘亦汎淚雪涕，楚囚相對，無限傷心。既而躍然起舞，謂曰：「天下之大，大丈夫何患無容足地。予計決矣，甘徒險地，雖死不存。」乃令四姑娘作密書數十通，寄嶺中諸將，毋犯常。

二月廿四日，駐雷德，爲沙湖將與子來通好，却之。蓋子計在入川，不欲與奸賊
光也。

〔三月廿五〕雨。在常德規畫入川途徑，議決由鄂之施南度五龍關，走石柱，與山
中撫成制之背，出其不意。滿官駭某當無能爲也。四姑娘亦然之。惟馬生有憂色，蓋
原膽小如龜，愛鄉若命，聞川地險，又距輸鄉益遠，故戚戚然不敢言。四姑娘睨視而
笑，陰陽易位矣。

〔三月廿六〕予又作書促韓將來歸，且云如不願從予者亦聽之。是日趨書來，期
後日至。

〔三月廿七〕予以贖軍之集，尙須時日，乃率小隊出游洞庭，奪舟廿數十，連檣並
進，滿守官大驚，以爲予進攻也。亟調兵屯湖壩，又不敢進。予乃令先鋒堵截其後，
子通游君山石城諸勝，夜飲湖中。至二十八日午，後始歸。滿兵皆遙望注視，未嘗一

舉手，如司馬遷之於武，德能踰城樓上之翠壁也。滿官屬往至此，莫不低一笑，然勞民傷財，而民心尚未一致離叛，誠天幸哉。實則東楊北草，有大罪焉，非然者，今日尙有滿官遺迹，此間，吾不憤也。

〔三月廿九〕黃蓋忠以翰師自衡山繞道而至，蒙護予命，不欲取道長沙，致啓事端也。凡省台之地，既爲滿兵所據，自志起無謂之恐慌，又爲中朝所聞，疑忌紛起，奸佞乘間造謠，謂予與天王爭權對壘，於是引起同類相殘之惡感，此又何苦乃爾。故予自此多奔逸地，避去省會注目之地，所以免內訌之火藥網也。嗟乎，吾知天朝之亡，殆不可免，但少一黃桃楨，即可延長若干時，予不欲過予私見，猶以舞弄爲能事，予書至此，予心碎矣。

〔四月初一〕趙如龍亦由岳州遙遙而來，相見後頗有意見陳述，予諄諄曉諭之，乃晤渠等皆忠懇赤心愛予，故時加勸諫，奈不知予之別有懷抱也。雖然，予力勸彼等不必從予，人各有志，不可相強，則又涕泣誓死，此亦命也。但憤爲予牽入絕地埋

沒英雄耳

〔四月初二〕 陸起整陸成龍亦自前澤至，兄弟也。入門即哭訴某王爭論之無理可喻，「吾等功敗垂成，委棄全藉，冤獄幾如昏家軍。」子乃慰藉之，謂「既不能手刃奸佞，又不能上格君心，奔走窮荒，將求亡國破家，同付一炬，此之不惜而又何惜？若得邊隅一席地，藉存大漢衣冠，延平之志也。子竊慕之，趙陸等乃釋然。精神極奮，生氣又勃勃矣。午後，復行自浙嶺來歸者。

〔四月初三〕 予即欲戒裝由慈利西行，忽感腹疾，四望難繼。予調養數日，乃止。常德地利豐饒，舟車輻輳，民情亦純良，而含有堅毅氣，可處以忠義。惜予無志中原，殊深憾也。

〔四月初四〕 復有浙嶺舊部來，亦各有所陳訴。大都不外某王之出死力以圖，予不勝慨然。病體稍癒，忽加憤懣，未免又生一阻。力願予爾後靜坐，忽覺人生。

事洩影，劍業堆城，未必即可萬年，凡事隨寓而安，豈為自適之道，否則紛紛，但能爭食，何時了局，那心轉迴，精誠亦途，不惡軍中，惟則記室所薦之黃某，知醫，觀其一人，村學究耳，然精脈理，服其藥，一劑而驢變大，効人安，可說取哉，晚睡甚早，頗能醒適，諒亦黃氏一方之功也。

〔四月初五〕病已瘳然，惟其體稍弱耳，遺趙如龍等率先鋒隊由慈利前進，午後陸起，整繼之，各有兵約二千人，頗精銳，然予示以密意，謂不得已而戰，否則疾趨入川，僅通過假道而已，予擬謂健即自率死士數百人，探龍山劍峯之道，與趙以聚會師，施南蓋予性喜探邊陲，恐為他人所不及，設防者以驚難勞苦而損失兵械較少，且人棄我取，亦表示我不願多爭權利之一端也，更有一議，予自謂存心頗善，則以邊地少所貪欲，無以動兵士播掠之念，似保益道義為多，老子云：「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予之甘齋荒僻，此物此志也。

〔西其初六〕病已若失，予率小隊往遊桃源，粉質疏散，輜西即武陵，漁人盡奇境。

處洞壑深美，自亦佳勝。然爲求豁然開朗良田美地，以證實情節先生之高言亦未
免穿鑿。後人因遺蹟而事事造作，以合文字所載，反失之陋矣。然到此者莫不心期
神仙佳趣，太平樂事，則又令我心忤然也。傍晚馳回，吟詩數首，四姑娘及馬生陶記
室均有和章，可謂軍中樂事。

〔四月初七〕晨起，全軍二千人，束裝待發。忽浙軍主將信天福威朝棟率千餘人
馳來，予相見大喜。特因之留宿，休息一日。彼兵遠來，糧食不足，予命營中人分給口
糧，器械，應下皆歡聲雷動。近城商民，多有來獻銀米者。威欲予以此爲根據地，居
中指揮，大旨如趙子意，予因行計已決，不從其言。是夕，與威縱談至夜深，威意亦言
天國危如累卵也。

〔四月初八〕辰刻，賊兵先行，亦由慈利，予分軍千人與之，乃自率死士二十六人，
及四姑娘等走青羅山，懸登孤嶺，路頗崎嶇，幸有鄉導數十人，不致迷路。日晡始抵
大庸，此地爲古庸國地，民生不其富裕，又經兵燹，城郭蕭條，予駐營城外，不令軍士

入市遊擾。時滿守吏已逃，人民頗有奉酒食迎予者。予略視其衝署倉庫，糧以封貯，即徑騎返營。三日，大雨，帷帳盡濕，聞土人言：「悉山洪將至。」予乃急擇高阜，營。夜果聞水聲，恐及牲畜，廬舍頗多，幸予營尙高於水平數尺，得無恙。然一時去路不通，又聞須度分水嶺，軍士頗有憂色。夜深，謀者返報前途無水，分水嶺不甚峻，嶺即永順縣地平原百里，人烟頗密。予乃謂：「明晨亟宜道進行，雖冒雨非所慮，蓋懼淫霖爲災，山洪日致復發，則跋涉更不易也。」

〔四月初九〕 寅刻即拔隊，雨聲尚淙淙然。比登嶺，雨已止，且漸見晴雲披絮，少頃日光現矣。軍士莫不喜形於色，行倍奮。申刻即抵永順，滿守吏頗有堅拒意，閉城不納。予欲僅就高地駐紮，聽其負隅，或不以爲然，謂：「軍心踴躍，強過恐變，不如許之而嚴戒縱殺。如有內應，遂滿吏者，尤免屠戮。」予知軍士所希望者固別有在，亦未宜過拂，遂領之而特提不殺良民，不劫商賈，爲最要條約。威力任決不蹈英王等覆下覆轍。乃下令攻城，不三時，滿吏微服遁去，民衆開城迎予。予與滿守吏，欲讓予居署中，予不允，仍宿古嶺軍中。

〔四月初十〕予在永順見城市於兵燹後頹多憔悴困苦狀尚之如此一月前滿兵潰退四出劫掠任意焚擄奸淫被害者不計其數晚間往往聞東陝風聲若天陰雨則白晝亦聞之子軍帳在古嶺之楚王廟中廟頗宏敞即前晚兵會佔據者姦殺人亦於此行之予因親聞哭聲冤魂所聚自能爲厲在理則無足異也陶記室夙持無鬼論至是親睹青燐碧血其說不能自圓則謂亂世又當別論乃易繫辭遊魂爲變之義也予亦笑頷之

〔四月十一〕咸因收拾降軍改編隊伍擬留永順四五日予則拔隊先行四姑娘因有孕連日勞動致感胎氣婦人遷徙軍中誠非所宜然予一日無伊即如斷右臂因不得不挈之偕行然既感疾不能無所靜養訪得龍山麓有富家郝某頗饒田園之勝房室亦幽邃乃由邑人介紹入居旬日留馬生及親隨衛士數十人保護安其心約至湖南後派兵迎迓四姑娘亦體予意不復固辭予自認四姑娘爲女後雖左右者此爲第二次離小別予心怏怏然乃知父子天性雖末屬毛離裏而名稱既

定情或即與之。况天倫一家，驟遭慘禍，便予永久不復相見，能無淚下乎？予嘗以此，予輩幾不能下，駐馬不欲行矣。願以剛組所期，萬不可不赴。臨南一帶，虜勢正衰，機會又萬不可失，惟有拂袖而行，含淚一切耳。

〔四月十二〕大軍度峯，抵關山。山不甚高，而峭峻如不可攀躋，深林密箐，蔽虧天日。其中懸崖嶺嶺，令人悽惻心怖。山徑迫狹，止可單騎隻身，亦絕無往來者。下臨深澗，一失足卽有粉碎之虞。軍士踣蹙，似動思鄉之念。予乃急以建業關地與將，乾淨士各立勳名之，厚譚告戒之。軍士稍奮，然有逃歸者。予悉置不問。其多數從予久苦勸他去，彼固不允。噫，吾輩忠義，雖赴湯蹈火，決無二心，豈區區跋涉，足以間改初心哉！晝夜宿山神廟中，枕戈迷旦。

〔四月十三〕晨起，遣程方策騎行山徑中，忽聞鳴鑼聲。據土人云：「山中多盜，往往劫人財物，千百成羣，大都係苗編族裔，獷悍絕倫，爲患已久。今更因世亂之故，時復團結四出，截擊經過軍隊，掠奪輜重。前當滿軍過境時，大遭蹂躪，蓋彼宗旨，惟在

劫掠不問忠於何方，即吾太平天國以正義責之，彼亦有所不受也。聞其毒箭最狂，烈者人膚即腫潰致死，無能免者，且醫治無從着手。予聞之，頗為躊躇，說不預發，孤禦之策，倉猝相遇，鮮不遺伊弄手。遂傳令設有盜來，宜悉誣入林下及山僻隱蔽之處，待其毒箭盡發，始然後抄擊之。彼等蠢魯，不知用計，則必入殺無疑。計責甫定，令以後隊為先鋒，向前進發，果又聞鳴箭數聲，則盜之大隊已至于麾下。士悉避入林中，或巖洞深處，而令盾牌隊當其前，皆伏地自蔽。矢下如雨，無一著體者。或多掛樹葉上，既而盜衆以為毒矢既盡，予衆悉斃，必積尸林中，爭前來視，將擄取財物，忽伏兵驟發，圍而攻之，槍斃矢刃，剝那間殺數百人，血流山徑，漸有聲。予自謂用兵以來，未嘗若此殘忍也。但予不殺彼，彼早殺予，為自衛計，亦不得不爾。天道好還，彼等挾毒矢之伎倆，殺人多矣。今日之役，所以報也。萬不意彼等於毒矢而外，並絕無能力至此，彼等亦探腫題狀，可怖異，而見殺時，往往乞饒，與其竊悍之故態，適成反比例。當時予亦垂憫，因留數人。此數人於旬日後，忽竊衛士之佩刀，突入帳中，殺人子燧，為所戕，藉健兒舉，舉卒縛而殺之。聖人謂「鳥獸不可與同羣」，信然。以其哀鳴尤甚，其人招上山探樵，步履如飛，尚得其忠說，則探樵作竊，或登山

取物，亦有用之人矣。是夕，乘兵疲乏，因搜盜窟所藏，悉以捕之。野隴山肴，可供大
融軍士飲嗜甚樂。又得婦女數十人，悉放還家。軍士或匿其一，予知之，立置其人於
法，仍放婦女令去。紀律肅然。遠近村寨來輸軍者頗多。成順子等為彼除害，夜宿
富紳家。子女妻妾俱出拜獻金三千。予令報給軍士，私入不取其分文也。又徵贈子
一婢，子抄之。

〔四月十四〕 子軍辰刻度長關嶺，即入鄂西境。午刻抵家，鳳彈丸小邑，居民數百
家，類多困窶。極蔣預麻苧，以自給。肅守吏聞予兵，已遁入鄰邑。士民聞城納子軍，
子令成領一營，略取鶴峯，以捕糧餉。又以半駐城外，而率三百人入城，傳見父老，慰
諭，振循出於誠懇。士民感德，載請留兵守。予告以入川意，則暫款院，因請子婦
辭焉。晚間供張甚盛，獻酬盡禮。稱子為王，子謝賢主人之惠，乃許留健兒三人。軍士
百五十人，為之守城。約川局定後，更為善後計。父老大悅，繼談至夜，深始散。子感向
願保區為心，養資主獻，洽前未有也。

〔四月十五〕予視備曉行邑人士觀請開餐，餐甚切，予不獲卻，駐馬北郊以給士紳設筵山亭間，杯酒相勸，予受而飲之，酬酢既闌，逾午暑矣，旋從谷口度虎鵠嶺，土人言：「山多虎，宜侵曉而度，逾日中可出谷，若午後入山，則或至傍晚始出，危險難言矣。」勸予暫駐北郊，勿冒大險，予笑曰：「虎有若干？」土人曰：「不詳其數，但前嶺山或至十餘頭。」予掉首曰：「然則予以強兵千餘，乃畏十數頭之虎耶？遂行毋礙，虎雖猛，當不及苗匪之毒齋也。」蓋以未測入谷，期酉戌出谷，幸道倚平垣，銜枚疾馳，了無他異，方所土人之徒，事欺瞞，詭開獲清間，呼呼有風聲，讓者探報曰：「山石間有白額巨虎二，取負網勢。」予顧健兒蔣彪黃猛二人，囑曰：「請往視之。」於是健兒十餘人皆攢臂也，請從之，軍士咸持弓矢，助威于步，且柱視，虎果巨倍於牛，一蹲踞石上，一徘徊路間，軍士欲發矢圍攻之，苦呼止，挺身而前，早縱掃試避之路，間之虎躍高丈餘，猛撲黃猛，擊其腹，用力擲之，拋數丈外，坐負痛，腹向上，足不能翻起，軍士爭前刺之，血沒草間，狂吼不止，逾時而斃，同時石上之虎，直撲蔣彪，蔣以銅鎗擊其股，虎大吼又躍起，蔣斜出其前，又以鎗擊其額，虎爪震蔣臂，軍士前發矢十餘，悉中創，虎始伏不能動，蔣又鎗其腹背，既斃，蔣乃負之而歸。

遂舉兩虎劍其皮，食肉以享軍士，人不及一體。方欲更覓虎，已無踪影矣。疾行五十里，林薄間時時見虎迹，或聞嘯聲，屢終未一見。及谷口，已夕，跡在山，暮色蒼然，四山作怪響，怖人者殆不懂虎豹而已。

〔四月十六〕 已通抵官廳，邑鎮據郭，黃茅白草，一望無際，居民僅三四百家。湖官吏未嘗一至，土豪為主治其事，已數年矣。中有河流一，頗饒魚藻之利，卽沿江上源也。初土司欲聚衆拒予，繼由土人導健兒宗某往，曉以利誘，告以宗旨，土司大悅，願助軍餉若干，以表歡迎誠意，予笑而受之。謂土司入見，其人年約四十餘，貌甚竅，而面悍見於眉宇，不特諳禮節，而性質直，甫見之下，卽以邑中虛實盡告，且曰：「觀君狀貌非常，實當居至貴極尊之位，不卜柱齋僻壤，是何意也。」予乃以喜走邊陲，爲人之所不欲爲，且避與人談爭爲，而不及入川事，恐其殺而罵言也。土司感予優禮，願出鄉導二人，送予抵施南，安腰道施南之地勢風俗，夜，土司出酒食邀予，飲啖間談論風生，謂：「滿官吏貪婪，以獲初土人拒而不納，乃用卑鄙法求乞，得入，既入則任情敲剝，屢所不至，予（土司自稱）不忍旅人之困苦，故驅此瘴官去之，今已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四月二十」辰刻已附施南城下。趙先聞子至派部下來迎于遂舍筏而騎。趙
 趙並營而來，互道辛苦。陸因言「魔官魏氏初則子等至開城迎降，子等駭其師順
 之速，頗滋疑慮，嗣與之語，支離閃爍，神色亦有異，遂相戒為之備。既而彼設筵為子
 等洗塵，方酬酢間，忽僕人倉皇投密函，觀髮色不語，旋托更衣入室，子等方令弁卒
 出探，則知魏已飛騎出城，有所接洽。而城外旗鼓方張，兵士密布，不知其所自來。子
 輩乃亟披衣出署，署前已有荷槍者見，子等立殺之。飛騎出城，則城圍已作，液備
 門且閉矣。又殺數人乃出入營，急下令嚴陣以待。諺者始言來者係英王部將，本係
 一家人，今乃設阱陷害，情遮不已。無何，報營中竟開槍將矢向子輩突攻，幸子輩於
 於許時間立知戒備，乃亦開槍還擊，血戰半日，未分勝負，互有死傷。尋趙趙相偽敗
 突圍而出，向西奔逃。某將遂以全力對子，子恐趙軍果敗，未明其意，即亦引退。某將
 指揮猛追，轉至城西角，突有伏兵起，擊將其兵，殺為二。子知為趙兵，設奇函前接戰，
 成夾攻勢。某將大敗，向東狂奔，餘兵降者三百餘人，奪獲糧械頗多。魏某亦不知下
 落矣。整隊入城，出示安民，無意中得此城池。魏某可謂弄巧反拙也。子曰：「吾聞
 石聲，即知有戰事，今果成功，非二兄之力，安能有此。」陸趙咸讓，遂未遑答曰：「此

實稱王洪福。予不喜聞諛言，亟止之。○嶺入城，見市陳腐敗，如未歸兵燹者。知某將並未入城之故，予駭時機之巧。若有天助，乃入署，料理俾召父老，共商善後之策。時已晚，期明日會署中，夜設宴，與陸趙痛飲，令四姑娘備酌，諸將俱樂甚。予又草條教數則，始就寢。

〔四月廿一〕 郡中父老，於已刻漸盛，予乃語以經過之歷史，及地方防衛整頓之方。父老感成，慨流涕，相見恨晚。因談魔官魏某之資，引狼入室，變腰巨禍，非大帥至此，予輩將深陷水火中矣。又言：「向不知太平天國之仁政如此，予等斷不願爾皆異族，今而後，請惟命是從。」予命各以酒食，令各歸安頓閭閻之計，切勿忘動。浮言。父老唯唯，既而彼等饋千金獻予，請帥，予以帥師亡者家屬，及給勞苦養傷者之費。諸軍分駐各門，與民間秋毫無犯。施地四面，多山物產，庶幾為川鄂交通之要道。川中米鹽藥材等，輸入湘桂，必由此道。稍藉因人沾潤，客商雲集。其北三十里，有五龍關，即青龍山脈延之谷口，出關北渡江，為蜀之萬縣。西南達石柱，地形勢利便，予懷蓄此念已久，今如願以償，蜀福在望，喜何如之。予因決議，先派威朝棟楊

紹東黃蓋忠趙如龍四人率兵至石柱廳等土司處接洽，令爲繼進，紹定川南，然後由西陲東向而撫成都之背，蜀也。渝之吮，全蜀不難定也。衆惟向子馬首是瞻，即亦不生異議。定明日四人分道出發，期十五日至一日，踴擊，然後西征。

〔四月廿二〕晨起，予爲四使者餞行，挈四姑娘等策馬出北門，四使者已整裝嚴陣，臨候驛亭，皇華館外。予與陸起，陸先注酒酌趙如龍，次黃蓋忠，次楊紹東，次成朝棟，各示以機宜數語，又設誓相約飲，既罷，乃定趙如龍向萬縣，黃蓋忠向石柱，楊紹東向黔江，西陽，成朝棟向涪陵，南川，各以兵三百人爲衛，宣明宗旨，善說結納，而絕不問覺挑，有野人相犯，退屯自衛，曉以利害，卽萬不得已而戰，亦限於自衛而止，不貪其土地財貨，且首先贊助者，則與以特別利權，以爲招徠地步。四人皆領命而去，子蓋同袍同澤，會甫數日，卽盡分離，人生聚散無常，洵足感慨係之晚，傾尊自酌，藉澆塊壘，頽然而臥，不知東方之既白。

〔四月廿三〕子居施郡，爲屯糧度夏計，以待四將之消息，因察視施之地利，巖巒

居高山中，而有清江、上源、大沙河、小沙河等，各支流之灌漑，頗可獲桑麻之利。情土人盡惰，不知農山各業之方法，惟種山蕒、玉蜀黍以圖糊口耳。予因選得軍中浙人數名，又細人若干，令候陳種桑植麻諸法，即日按法試行之。予亦自定課程，每晨起，周視郊外一處三四里或五七里不等，返署閱兵書數頁，下午閱齊民要術等農工專門書數頁，手寫大字數紙，傍晚閱操半時，燈下讀詩文集，或自作小詩數首，及寫日記一則，如是者以為常用自振厲。

〔四月廿四〕 予晨七時即策騎行城北隅，適當大沙河與蒲浮溪會合而入流清江之處，水澤肥沃，築圩設閘，可得有數百頃，土人不知但收蒲葦之利而已，且有魚鳥而不知獵，取材斫而不知製作，坐棄地利，甚為惋惜。因思先用兵農法於此，固着手以佃以漁，以耕以樹，鄉諺謂予曰：「澤中多毒蛇，又時有匪徒，惡人出沒其間，故無人過問。」予笑之曰：「看我家手段如何，不出三月，富利之效已可睹矣。」歸與陶記室詳畫分析，電慰，有把握。

〔四月廿五〕 予又往鄧州。一方面命軍士先運石灰乾土備用。一方面則飭軍人用長矛鉅鈎斬刈荒穢。盡斃毒草。使不得滋。往葦蕩入水中。傾石灰使朽腐。土覆乾土。先後淺漬爲之一而。淺漬則除。轉水鳥野兔甚多。肥鮮可充庖廚。又伐蛇取。雁登龜取。魚類亦甚繁。有一種似武昌丙穴嘉魚而大者。味美甚。惜不能轉運他方。以獲厚利。然土人之口腹亦蒙其福矣。遂派定屯。憑軍爲四隊。一開闢。二填築。三耘耨。四漁獵。而漁獵又各自分三支隊。一取魚。二捕鳥。三圍獸。軍士皆精神勃勃。興趣充分。似較之焚殺遠搶爲勝也。

〔四月廿六〕 改往城東。則清浮溪岡抱處。風景清淑。有似江南。予擬闢爲畧園。登蒔花木。與陶記室。築柏度規畫。久之。施地向盡。桃柳松栢。莖葉茂。葳蕤。然人工不修。往往聽其自生。自落。種遂不佳。予亦擬遷。漸趨湘人。研究情態。便之繁。殖佳良。又湘江納衆溪。灌注。夏秋必暴漲。頗傷禾稼。冬夏則潮漲。澗。又苦燥烈。予意先從宜洩之法。下手。建築堤閘。以盡水利。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高。蓋指四季多雨及地近沮洳。氣候卑溼。山帶霧蒸之氣。又其化雨之故。予計先從近郊起。始改填。港建。

築圩岸，他年或能改變氣候，未可知也。

〔四月廿七〕 輪視南郊地較東北稍高，有山坡繞之，宜植木材竹筍，因命一隊伐木開山，并漁獵隊分班從之。部署既定，歸帳與四姑娘詳談，四姑娘因言：「山中物產，但知取而不加工作，則非積存朽腐，或致不適用於今。宜兼設兵工廠，所竹木可以製器，皮毛可以織衣，薪炭可以烹煮，下至土石，無不可以人力改變之，使爲我用。」予大然其說，乃與陶記室等商定辦法，擬先選聰穎巧慧之兵士百人，於城中散聘外來各工十人爲教師，暫設木工石工織工三部，撥餉項若干作經常費用，又郡中士民有願來學者，亦可附設一班，以百人爲額。是晚，手訂章程，與陶記室再三商榷始定，擬明日宣告紳父老，以便合力實行。

〔四月廿八〕 折至西郊，大沙河自上源來，至此三折，地味與北郊略同。夏秋泛濫尤甚，因擬開爲溝渠，設閘以蓄水，旱則放澇，則閉，則東南各村宇，可不病水旱矣。既歸，卽命兵士分爲二隊往視，一開溝，二填築，閘口工程浩大，幸手麾下夙勤敏，又屬

從命令故不致有阻撓，然亦非一時可觀厥成也。午後，與邑人父老談兵工廠事，邑紳似以設學校助文化為當務之急，其意以施耐風氣閉塞，科名寥落，得實有司提倡之地方福也。予謂「讓國求賢不是，但夫子不云乎，既庶而富，既富而教。今施南受地勢沮洳之累，又經兵燹，生計蕭條，即施教亦誰能容受，自當亟為設法，以人力改易地產，減除疾苦，增加物產，養生之事，日以大備，民知有室家，長子孫之樂，然後及庠序學校，自易為功，否則徒費虛名，毫無實益，即使多得科名，受廣廷爵祿於地方人民，其奚益哉。」父老聞言，亦似覺悟，欣然領命而逝。

〔四月廿九〕 予往察北部沮洳工程，見諸兵鑿巨蛇二，黃質黑章，粗逾人股，長且丈餘，吐毒霧，使兵士眩暈者三人。予出所藏雄精化毒丹，外敷內服，半日乃甦。蛇已為利刃所斃，土人言可治瘴濕，拘斃乃命，取其肉而食之，則已。予云：「君無庸慮，三害已除其一，自此沮洳中可化為坦途。」予四顧山澤綿亘，歎曰：「區區之程，不及餘寸，彼中皆龍蛇窟宅處也，安得盡開闢乎？予不過治一時之標而已，若數載失修，變茸復障，則巨蛇惡孽，又相偪而死矣，不知我夫後，有能續志者否？」陶記室曰：「

王如在川建節，此間威力所及，當無不可保存。豈沛遠迹，何慮爲？予曰：「世間事正未可知，或數年後，又爲魔官所踐躪耳。」相與喟然。

〔五月初一〕予即飲番鷓，諸兵奔背走賀，予各賜一盾，云：「祛毒也。」旋往南郊，視塔有標地一兵，云爲虎所傷，今方謀殺。辨捕虎，予詰其詳，則南山有一峯如屏障，中間巖穴，惡木陰翳，虎窟之故窟。夏月草木茂盛，往往南門不啓，予謂：「此捕一二毒蟲，無益爲正本清源，則宜毀其窟宅，掃穴兼廳，方爲一勞永逸。然則用猛烈之火炸藥，以轟其峯可乎？」軍中有一人王某，能製火藥，即與商榷，令購置硝磺等，各引火材料，試製之。王某言：「製藥甚易，但用木炭硝石多量，即可造成。」予大喜，特開一靜室，令其煉製藥，成告我，可也。

〔五月初二〕予過東郊視丁，剷除殘莽，敷設土臺，此間較易。蓋瀨溪本有土人村落，及果園，予爲彰顯其頹廢者，而拓斥其未治者，數日間已耳目一新。惟加填培壅，尙需時日耳。反向於江中泛筏，以流于來時之舊筏，尙有此濟人者。予聞江之屈

岸有鏡曰東通爲荊州從長陽入山之孔道行旣頗多跋涉匪便不如築一大橋藉
通車馬且此間石材甚多苟施以工程何憚不爲乃相度作圖以授軍弁令即日經
營始事橋成兩岸植柳日遊觀盛事何減江南都會予遐想中之太平景象不禁
踴躍目前人疑予將以此爲豐沛矣

〔五月初三〕予至北郊近城處廣葦已盡除河流蕩漾眼界豁然美隄了了之聲
與邪許聲相應然顧而樂之予乃於女牆上設胡牀踞坐觀寫工作諸兵士甚勤且
遊宇目間已無成石堤墩矣諸士民爭來餉予以酒給如家人父子予感其誠爲
之涕飢午後忽降雲微雨猶設蓋兀坐不去忽侍者報四姑免者已回拜矣予始
歸祀舉一女幸而安無恙

〔五月初四〕予適南郊訪王某製炸藥成否王言一尙須三日便可一試若大舉
轟裂須俟十月後一蓋一人所製料量有限若假人手此危險物又恐盛禍誦王少
安毋躁予領之

〔五月初五〕

是日係端午令節，又係四姑娘產女之湯餅良辰，請將習會費酒結

歡子乃今得一孫女矣。作詩一首示馬生。午後趙如龍來報：「與滿軍大戰於萬縣，城下急攻不能得手，惟磨刀與許諸土司頗有肯負，蓋以從者今因徒傷師旅，極益已提退駐鄆都。因鄆都空虛，官無力支持，業已入襲而有之。與石砬僅一江之隔，探聞黃君方與接洽，俟得委節，即當合師西行，與各土司聯絡矣。請示機宜，幸勿慮念。」云云。予即復書令其：「專力注意石砬西南各土司，不必斤斤於有土有財，但以假道聯交爲事，萬縣一役絕不介入。」

〔五月初六〕晨起得黃義忠書，謂：「石砬土司秦氏，即明季女將秦良玉之嫡胤，傳世不論子女已垂二百年，素本不以服從滿虜爲然。聞太平天國起義，甚表同情，今蒙優待，願介紹通聘附近各土州土縣，以資聯絡。方遣使進行，一得好音，即可前進。」又聞趙君萬縣不得手，退入鄆都，不日即將來此。云云。予復書囑其：「謹慎詳察，結以信義，審其虛實，一有把握，予即將親率大軍而行。」等語。日兩甚，未往。

視工，聞新築隄，有爲山水衝毀者，不無慮然。因于隄多樹水楊，以防意外。此間水勢湍急，而兵工又多不諳土木手術，致有此損失耳。

〔五月初七〕 予往北郊視堤工，幸所坍塌尚不甚多。山洪亦未大發，亟搶釘樁木，加工趕築，尚無重大損失。約十日，滙浮溪一帶之堤工，均可告成。計延袤十六里有奇，岸邊均植柳槐，外則開爲平曠，試種稻麥。據老農云：「必饒沃如江浙。」蓋於泥多肥土也。一月後，此間當頓改舊觀矣。午後，王某言炸藥已造成，明日當試驗，請臨觀焉。予聞之喜而不寐。

〔五月初八〕 予晨發後，往南郊。王某已先在，乃將炸藥置放妥帖，予登陴遙望。初聞聲波殷然，繼而隆隆然，已暗滾煙四冒，忽霹靂一聲，天崩地裂。聞數里外，則山崖一小部份，已紛然下墜。樹木拔根飛舞，野獸狂奔亂擲，不辨其爲虎豹豺狼也。一樹直打城樓，塵埃予頂，予夙負膽壯，雖尙兀立，然已不色變矣。少頃出城尋覓，王某已狂馳入村舍，山巒僅揭去一片，尙未及五分之一也。予知此僅爲試驗，然

炸力已不弱，火攻誠可畏哉！予乃慨地泥反水，謀懸髮，殆必有此等動質，爲之作用。

特非人力之所能操縱耳。少頃，聞砲聲驟著，煙霧於遠，陣地始等亦馳至，指點駭詫。王某言：「此特最小之炸力耳，半月後尙需用更強力，使其全部併可令此間變爲坦地，直走過山而登，毒蛇之窟，一旦掃除盡淨矣。」

〔五月初九〕 予住西郊，督開濟湖蕩，此間湖爲受水不，將以三面築堤之水，全澆於此間，設開其口，隔有三級，旱則盡開其閘，使三面仰受諸水，澇則洩水入湖，盡閉其閘，欲有小量之水，則放開一級，以是爲出入多寡之準。予與陶記室等作圖爲範，以付工人，大約明耳，即可興工。既歸午膳，方欲再往北郊，忽獲報：「有滿兵大隊入境，將與主分爲決雌雄一戰之說。」後探知卽川督駱氏之所爲，欲斬艾吾輩，以成功名，且忌吾據而有之也。特追擊至此。云云。予聞駱氏善用兵，宜格外注意，乃亟派兵迎敵，由徑羊腸，僅容單騎側身，與平原曠野，可以作戰者不同。予惟堅壁清野，嚴收守勢，彼亦無由飛渡，或冒死進攻，予麾下千餘人，尙足禦之。但惜經營農工業，願因此生波折耳。（自五月初十以下殘缺，至翌年正月初五日）

〔正月初六〕（按此係太平天國十年正月初六日）予偕蔡公亮（按此係石
 碇土司之弟）等及四姑娘馬生俱往娘廟觀劇。娘廟本佛山神然土人噴噴
 稱卽良玉死而爲靈也。廟貌頗壯麗，居大佛山頂山，山爲平嶺不甚高，礮石成級，步武
 分明。是日士女雲集，香火甚盛。予因欲一瞻土司風俗，且聞有隣近土司之達官貴
 人，咸來禮拜。奉君願爲介紹相見，故不得不一往也。土司公卽委蔡爲代表，治賓
 客，凡交隣對外事悉屬之。所置賓館極華美，諸土司又互相門，各行李煥然侍。隨
 妾如雲，衣冠瑰彬，頗足覽觀。是日奉君所一一信相而得見者，爲高江彭木黔，在紫
 岩西，西陽藤峰嶺濟陵，蔡西諸土司之知州縣務或其代表。彼中例得男女同居，履
 罵一堂。予亦攜四姑娘往焉。彼等皆駭爲得未曾有，蓋彼族中十居此風也。且疑
 四姑娘爲「姬侍」。予告以「父女」，皆交相致頌，則彼俗以愛其子，以爲人道應
 爾。且謂教女有方，而談及身世，隨隨予困學滿腹之資，官虐政，猶隨其弊習以探之。
 彼等果亦言受苛政之累，致有情形於色者。語極投機，談入深際，乃相與俱曉，始約
 明日集議於賓館中。是時廟始，（按此係石碇土司之弟）蔡公亮心幾於發，予爲人道應

慮與而委蛇之。及劇終，又登筵饗飲，主賓盡歡而散，歸寓已午夜矣。

〔正月初七〕 早得趙如龍書，已由葉山出楓梓，諸土司亦繼出兵餉相助，兵勢復振。惜黃蓋忠不及見耳。否則川南不難刻日定也。予退許約，頭馳往大碛山，當時尙早，周游賓館四圍，山林雄奇峻峭，變化萬狀，盡在桂林賞巖洞之奇，謂甲天下，但與是較，尙覺刻削蹙蹙而雄拔不逮耳。日旁午，賓館候人始邀入舍，諸土司畢會，奏大訓亦在焉。（卽石砬土司廳官）推大訓爲主席，讓對付滿官及出兵助天國事，或言先取重慶，或言直指成都，最後涪陵土司關某言：「宜由瀘溪、綠江上溯至雷遠，齊師走萬山中，直出深谷，則已在成都南門外矣。此道昔年戴子先祖從征方略中，灌初某王曾由雲南出奇兵一校，窺蜀不出十日而得手者也。」諸土司亦言是法較捷，免爲清軍官所注目，既得成都撫慰自易，此所謂擒賊擒王，不須持技節節而爲者。昭氏雖用兵如神，此亦未必防也。乘皆一致贊成。予乃陳述趙如龍在黔邊、威州、楊紹東、在瀘邊、金沙江畔，如會師首途，可得二千人，資糧銀可用，諸土司甚均言願助軍餉。予當卽請示彼等報名額數，總計約得兵五千，餉支三月，並訂何

日出發諸土司商榷之下，須緩一月始能設備完成。予頗不耐，因趙威等已在黔滇之處，望大師所望，歲予安得道遙，聞也。願諸土司榷之甚堅，遂聽之。是日有七八分結果。

〔正月朔八〕予初獲國於建康，嘗以會議無形，日中無事，於山下射堂閱兵操，公亮與焉。

〔正月初九〕得諜者報：「有大宗餉銀，由重慶浮江往助湘鄂。」忽心動曰：「彼可取而有也。」乃托言趙如龍在合江相待，予須一往，或者有所圖謀，未可知也。公亮意猶豫，謂「君胡躁急待，諸土司的實消息來後始行舉，爲便。」予力辯「不遠前約，此係私交行動，與公議事項，絕無關係，幸勿見疑。」並請以四姑娘等爲質。公亮往告大訓，大訓諄諄以後約爲言，予諾之。即日予率精銳死士二百餘人，向沔陵假道西行，兼程前進，俱易服如商賈狀。刀械藏篋中，外間絕無人知。覺夜宿江邊漁舍中，滿房有遣人蹤跡者，俱不得要領而去。予僞有疾。

〔正月初十〕 清晨疾行。比午，抵重慶對江之夾江鎮，立遣機警者四五人渡江入城探動靜，知餉銀猶存庫中，須至明日解發，予僞足疾，臥木板上，命二人舁以入城。直詣某先生處就醫，醫家與庫密邇也，遂自庫起，密布予黨，死士至江邊，凡巷口城關要道，俱有五七人十餘人不等。庫前則運力大者二十餘人，專司負銀，至九時，庫門啓，銀盡登約半時，裝置甫畢，保鏢者六人，雁行立道左，車且發，忽小礮旬然，衆擊齊擊，二十餘人者，突挾銀桶大步行，人各二桶，五十桶立盡，鏢師急發矢狂追，予與五健兒所放連枝鎗，鏢師死其一，餘怯懦不敢前，二十餘人者，已以銀桶授巷口之人，巷口之人，又以授城關之人，過江疾馳矣。予等且戰且退，有裨將兵猛追，一而圍城尤緊，不知予輩早已出城矣，無一漏落者。抵江邊，予命以三十人殿後，賂予自渡江，意頗和厚，復約十六美有奇，土司始悉其情，公亮來賞，因謂：「此次滿官必不甘心，大軍壓境，公將何以教我？」予謂：「賴君兄弟之盛德，許庇宇下，敢以是爲恩，哉！今將以此財招生力軍萬人，半爲貴境，防衛半歸鄙人，挾以西征，滿虜雖來，必無患也。」公亮頷之。後隊三十人者，亦歸知爲滿兵所傷者七人，死者一人，並言

彼已探得樓行寄此，明日當有大軍來報復也。予乃謂於公亮，即夜以兵千人駐城外。

〔正月十一〕予在石鐘城外，石溪流入大江之口，背水而陣，以候滿虜來攻。午，虜兵來者約五六百人，利在速戰，突前猛擊。予初不動，及兵刃已接，乘銳進攻，所當皆披靡。滿兵大潰，殺虜三百餘人。予妻凱入城，料其不敢再至。蓋滿中主兵者，無一人非虛憍之氣也。予於是日始，設壘在城外，招兵，每兵加餉每月五金。土人苗族，咸奮勇爭來投附，即日已得千餘人。又得趙如龍書，謂「在桐梓一帶與土司台縱，漸有成效，頻日往來，合江桐梓間。」

〔正月十二〕楊紹東有書來，謂「大文土司愛其勇武有才，強妻以女，且稱出兵相助，爲籠絡計，似宜允彼，請示遵行。」予卽復言「果有可圖，自當權宜從事，但匆以富貴兒女，移易壯志爲盼。」等語。是日，有一書生來，登時從征，自言「浙人，父曾官此爲吏目。」問其姓名，則張士敬也。試作文，下筆千言，貌亦英偉。予乃受之，令勸

則之市司文檢；暇即更論古今，傾精神，老慮益入。立誓爲參軍，位僅亞於關，亦以
其才與之流，當世四姓，嫌嫌，而三焉，聲聞於遠，不自請，偶馬生，豈非良種佳配，借
乎時會之相左也。以語四姑，四姑，嫌嫌，若微晒而已。

〔正月十三〕 予是時兵籍册，又續得二千人，乃分派健兒訓練，且略授以連成之
文法，國家君臣大義，一而編滿，俘百餘人入隊，而死傷者爲之埋葬，撫養軍士，咸騰
頌聲，予不敢自滿。事必躬親，大訓亦信于諸營，有所謀必就于營，求教于惡其
客氣，然聞其親信言，彼退後，無不稱頌王德，彼謂王必將爲蜀主，予聞言始知其所
以傾信之故，不禁嗟然。

〔正月十四〕 復得紹東書，謂「已與土司女行合婚禮，女亦勇武有才，意甚足佩。
」云云。成朝棟附書亦云「堪爲兩美致賀。」又言「大文士司爲金沙江南之土
地廣漠，勢力雄厚者，得其力可以號召諸蠻，及周圍五百以內土司，聯合爲助。」且
言「不日當往赤水入黔境，與趙如龍聯爲一氣。」云云。予復「以奏精蓄銳，其圖川



商：但得隙即可動，即成烈燄，不難展而後也。

〔正月十五〕 所招募兵籍又得千名。是日始元覽，場中頗有賽棧之勝，士女游觀，猶太平景象也。

〔正月十六〕 予往西南山中視察，得平谷於石砬彭水之間，廣袤百餘里，高峯四圍，人口僅有三道，其中田土肥美，氣候亦和煦，予決計於此駐大本營，東顧鄂南，通黔滇，顧得左右指臂之勢，遂商於姜士司，士司尚躊躇，意恐喧賓奪主也。亮力言：「其兄謂『石王豈池中物，彼甯戀戀於我，而南中彈丸耶？彼將屯其軍，獨為竊，福計』。吾優禮之，他日得志，吾盡棄自可長保，否則亦無力抗拒，何為不拋心腹，徒借感情，士司始悟予所以並二萬購其地，士司不肯受，日願助予招募，予大喜，晝餐疊，斯夕不暇，前途有無窮希望。

〔正月十七〕 諸士司續有報，腹至謂：「兵械已齊，何日出發，請以符為信，並附彼

中符式。予大喜，亦告以募兵大略。又讓報驗，督得規銀幣耗，已派大兵由中設募。予既胸有成竹，即亦不畏，即移居西南山蘭若中，督視營壘工程，期三日內完全成立，雖雨不停工，衆皆奮迅。

〔正月十八〕 予往涪陵，晤其十司貢某，略視軍實，其宴極飲，午後策騎返營，夜泊軍書甚勞。

〔正月十九〕 南山谷營壘大致告成，設關隘三，以蔣部分諷之。午後聞滿虜先鋒隊已至，予令三隘戒嚴，且增築瞭望台，斥竊甚嚴，無瑕可擊。滿虜頗束手，乃暗中他人告石砬土司謂：「爾世奉正朔，今何得助髮匪？其與官軍反抗爾若自悔前非，立賜該逆出境，則非特無罪，且願以金萬兩犒若部，下否則即日進兵攻城。凡庇逆之人，咸殺無赦，爾其圖之。」秦氏得書，令公亮爲介，以書檄示予，且求予速擊退匪兵，石砬兵願從之。予語使者：「居停之惠，未之敢忘，今欲待滿虜之敵而後，猛擊之，故暫取守勢，君若能許予同心協力，定必效犬馬之勞，以保全貴管轄境爲己任。」

幸勿見疑。一使者去，子度秦氏性怯而貪，或將爲滿虜所規持，不得不陰自設防，以杜叵測。是夕陰戒軍中設伏於隘口，又移精銳入南隅，而以新募兵當三隘之衝，布置甫定，時已三鼓，忽三隘口同時有兵來襲，勢甚洶猛，守兵皆爲所撼，而北隘又有重兵突進，路徑頗稔，若有人爲之指導者。子登瞭望台燃烽火，認其旗幟皆石碣戍兵，撫膺而歎曰：「果不出吾所料，幸已有備，今坐視其入吾壘中矣。」未幾敵軍盡入隘，子麾乃精兵驟起，圍攻甚猛，敵軍知中計，亟向隘口奔逃，隘兵不能即出而隘外伏兵四出，夜出不辨多寡，敵軍驚惶怖，投崖墜谷而死者，盈千累萬矣。比夫陶敵軍已備是役也，已去敵軍之半，其外屯駐者聞之，亟引退，渡江而北，於是「畏石家軍如虎」不敢復來。

〔正月二十〕子晨起調查敗兵，知石碣人多死者，子取得證據，與秦氏論曲直，秦氏引咎自責，遣公亮抵營中謝罪，謂「實爲滿虜所餌，而奸人誤我，今函首負荆，請釋前嫌。」子視之一小吏某之首也，知其草莽塞責，乃要以石碣城內盡易翼府衛兵，秦氏儘司民治，軍事不得過問，秦氏允之訂約既定，子乃使健兒楊慕爲石碣

防軍統領，以衛城池。（自正月廿一以下殘缺至九月廿四日）

〔九月廿五〕（按此爲太平天國十年九月廿五日）趙如龍與楊紹東入帳辭行，謂「右蘭一帶人情強悍，且性極極狡，如桑使誘其地者，但要言毀其怨無益也。」予以志在服人，目光盡注全蜀，不欲以區區佔據爲事，故謂「夷性雖狡，然我輩處事仗信義，不可自背前言，仍宜以聯盟出兵爲是。」按此時石玉駐海縣，仍往來赤水間，正楊結川南諸土司欲向甯遠襲慶都，趙楊唯唯，予又授以機密數語而退，大旨謂「滿虜無信，我輩結盟，親於兄弟，且可保全祖宗創業，幸勿觀望。」云云。趙楊既去，予乃出張士敬所獻之地圖，與士敬詳論途徑。詎（按此即甯遠山中捷徑）並召士敬所介之樵夫入，問樵夫言「甯遠城外三十里入山，北行五十里，人徑已絕，止有烏道羊腸，制初蛇行，攀藤鑿石，以度約又七十里，出山谷間，僅二十餘里，卽至成都南門外矣。此徑亙古榛蕪，未通人跡，但旁近五十里內，或有廟壘出沒，其間戶口無幾，族類不繁，若行兵攜械，儘足制其死命，當不能爲害。」予聞言，怦然心動，乃選軍中健兒，敢冒險者二人，曰郭某、曰趙某，從樵夫更往探之。遂

糧糶，即日啟程，約自成都寄一函爲信。是晚楊森等又遣僮僕金一萬一千餘，灑灑下，即日按發口糧，不擾民間一草一木。商民感頌太平天國之德，高出滿清萬萬。此亦一好景象也。

（九月廿六）大風驟寒，霜氣彌天，木葉盡脫，已是初冬景象。予自入川以來，剛及一年，初謂功可立就，不意滿臣廢氏多謀，輕歷輕輜，往往爲之破壞，涪陵大戰，更挫銳氣。按此事在缺簡中，未詳其戰況，然於此可證石氏經歷險阻，非一次矣。今於前時語動，不知前途運命如何，坐困三月，神肉生矣。若得甯遠問道，暗渡立成，鄂艾之奇功如天之功，或得仿武侯濟治蜀，以遂予生卒之願，則亦可無他求也。晚與四姑娘談抄經幾則，事氣於虎虎。

（九月廿七）予往納溪，乘筏泛渝水河，抵古宋土司。因張士敬之紹介，土司遣使來迎。土司古姓，年五十左右，體幹頗偉，果性亦仗爽，縱談天下事，甚相得。且熟於南中地理，彼言由川邊抄入成都，宜由嘉定泛大渡河，抵漢源，直趨雅安，巧隸新津，以

涉成都西門，繕道數百里，雖迂折而濶，官不加防，如入無人之境，可以爲所欲爲。又僉爲峨邊等一帶土司皆吾輩世爲姻婭，可並道無阻，不得勞兵傷財也。予聞其慷慨而胸有成竹，以留遠先入之言爲主，不敢舉以告。蓋歸於清，險阻專，合按處在險阻，殆必土司請言，致誤軍機。不得守其說，但漫應之無已。古土司又言：川軍雖善攻擊而驕蹇不能堅守，若驟以兵臨成都，唾手可下也。予亟服有見。蓋驕氏自謂蜀中天府，非歷巫夔度劍閣，不啻飛入奧區，故長於攻人而昧於守己。予之必求留遠小徑以抄出其背者，卽以此故。古土司能洞見癥結，奇哉！雄虜見略，殆與予有夙緣也。酒醉甚，其夕，予下榻古土司私宅，山林奇秀，別有洞天，有武侯銅鼓等古物，碑碣頗多，剔繇讀之，正德古趣，南面王不與易也。

(九月廿八) 予由古宋過峨永抵赤水，赤水土司曰龍氏，唐時卽據此地，儼然世家。時趙如龍楊紹東已由古謁至此相見，僉古閩亦有使者偕來，各願助兵餉若干，但期早日脫藩廣綽。還我大漢衣冠。趙又出古蘭土司蘭氏手書，讀之信屈警牙，奇更有味。納景周秦文字，予乃敬謝使者，俾手書答之，且訂約言夜宿龍土司。

宅中沈沈如王居，夜滴漏以紀時刻，列庭燎以供游宴。如入古代宮闈，令人生感稜五寒之想，懷古悲今，勃不可已。

〔九月廿九〕子信趨橋返自赤水，至晚仍宿古床。古土司巴魯兵五百送子歸納溪，聞隔江方多滿房，子乃乘濤縣走江安，與欽州對岸探敵城，無重兵，遂突攻之，滿官逃，商民迎降。

〔十月初一〕子在欽州搜討軍實，滿官倉庫，席捲殆盡。子念不日各土司之軍雲集，而子輜重糧幣不及三萬金，易以濟事，乃出令通商稅抽開隔江多盜匪，立出兵往勦之。

〔十月初二〕勦盜兵大捷，虜獲賊金數萬，民間歡聲雷動，爭獻金幣，不期而集萬餘金，餽項稍豐，可恃。檢點軍額，實數尚存二千三百餘人，石硯楊繼業處尚有千人，可謂各土司兵合助之，亦二千餘人約，約數五千，人巴軍，應州，日，右，南，統，和，兵，至。

予阻之，似多不遵紀律，未可用。擬訓練選汰，其劣者遣還，僅得兵百餘人，厚其餉，
入本軍，甘苦與共。

〔十月廿二〕

〔十月廿二〕

〔十月初三〕 古宋亦水長寧，慶符等土司兵皆至，亦經選汰，得三百餘人，午後，又
得兵運兵二百人，皆可一戰者。趙如龍復往屏山等處，請援得兵餉若干。又收獲江
中盜匪百餘人。

〔十月初四〕 開西教場，大施訓練。予歷述經驗，並曉以救國大義，衆兵多感泣者。

是晚，得樵夫所僮探徑，兩健兒專使來書，言「已至成都，願結此即志士爲內應，仍
令樵夫原徑馳回，爲諸軍導。」時哉不可失，予大喜，使書言「從吾，則川民
多怨，滿軍滋擾者，其情大可利用。」予乃詢其成都現狀，謂「囉氏治軍甚嚴，而苛
刻吝嗇，其下多好殺，若大王至，定卜軍食登甕以迎也。」予心知其機，儘心勸欲，
噫，此尚予短，當力戒之，或爲他日處功成名立地耳。

十月初五日 予或裝成行分兩路先遣趙如龍領兵三千入教場營為饒江由三
鰲山入鄱州彭山為至或翻被之援兵予自率二千餘人入甯遠以五百人為先鋒
鑿山開道以千人護中樞五百人運輜重衣服糧餉皆作軍器裝備陸運軍糧之
險高暑既定預明日出發約趙至彭山後飛檄虜成都南門外持幣是晚趙即出屯
十里外山中士司來報者頗衆

十月初六日 予行祭旗禮忽大風吹折旗竿陶記室以為不可不辭特改道緩行
張士碩謂一竿以竹成竹折為二成個天意示个个可成也今入山須單騎非個個
而何行也無管予志亦已決遂傳令成行逾午飯於千佛殿予率輕騎先趨夜宿
柴縣城外披中空洞蕭條蓋甫經兵燹市廛迄未恢復又瑣堡為滿兵所毀諸夷皆
俱如切齒予廣慰土人皆感泣

十月初七日 抵威遠土司樞夫言此地前年繁盛為川南夷人互市之所後經
滇兵擄掠商旅皆裹足不前矣予太息久之使人曉諭秋毫無犯之意令士紳出

見一神宋姓自言「明以來世為地主，自軍興而後，供饋浩繁，又無謀勳，今已否國，地方無主，方拱手願滿官來治，而滿官知貧瘠無一肯至者，今將軍能惠然肯來，願奉為主。」予婉辭謝之，且言「予成功後，當復汝職位。」宋紳索金，予給以二百金，感謝而去。願出二人為鄉導，言「中途飛鳥山旁，有樵人及么明諸土司，竇悍不可理諭，幸毋撫以恩德，彼等不知威戴也。」予唯唯。

〔十月初八〕入谷口，初向有小徑可行，漸壑折入高嶺，兵蒼魚貫緩行，執杖自衛。予命四姑娘等製糲為小兜，以兩兵舁之，一步一喘息，至稍平坦處，則拾薪燃爇，作飯共食，分糲重為十小隊，隨兵並進，而最後一大隊，先鋒甚遠，予以為小隊所賣，衣食足敷出山之用，亦不復計及矣。乃銳身前進，忽見高山插雲，峯峭無路，樵夫曰：「此所謂飛鳥山，宜攀藤臨足而上，前呼後應，以防失伴，山腰有巖洞，昏黑不辨，面目者幾里餘，低處須蛇行，燃炬而入，風吹炬息，不必怖，但捫地向前，久之，自見日光，稍平坦，又盤旋而上矣。」如其言，果出洞，亦不能辨人數之多寡也。予忽憶幅重大隊在後，此安可行，欲折回覓之，而人數前後銜拉，不能自由往來，且令各坐峯下，以

待之。天色已暮，燃火自衛，運至夜深，輜重隊終不至。人人呼饑，幸所蓄尚有餘糧，而食之盡。狼嗥虎嘯，心骨皆驚。子雖膽壯至此，亦毛絨矣。

〔十月初九〕拂曉欲行，忽有野人三五，裸體奇形，僅有寸褐護下部，手執石製之槌狀器械，見人即撲。予命燃鎗猛擊，矢石俱下，盡斃之。未幾復來數人，又斃之。自是愈來愈多，前隊多有爲擊傷或死者。予知此等野人皆爲求食或器物而來，不可理論。乃命以食物衣服擲與之，果爭先奪取，不復來擾。予等始奔馳越過約數里，檢點所失，已數日糧衣服亦不存。四姑娘謂予曰：「父王以糧物解圍，誠爲不得已之計。然幅重在後，不知何時可來，而前途尙遠，非二三日所能進。屈指計所持糧食，三日必盡。山帶四隊寒氣逼人，無衣何以自衛。既飢且寒，勢難出險。進退兩難，則奈何？」予聞之，亦甚悔。孟海總深想熟計，與其返而仍爲野人所困，不如前進，或可期早達。一出谷口，便饒生計矣。四姑娘等亦決議有進無退，乃鼓勇疾行。予曉衆人以利害忠義大綱，衆咸感奮，節齋糧食，或遇野果採食之。晚則燃薪以自衛。幸樵夫爲導，知新燕所在，命伊講吳土樵蘇用當不置，捕獲野鹿亦助糧。

〔十月初七〕 兩行深洞中各物潰爛析薪不能析至晚雨止始於巖洞中燃薪衆皆稱慶。

〔十月十一〕 行斜坡盤旋而下似有村落衆以為出險矣樵夫謂一如此峯者升隊尚須三次約五日而畢如持物緩行人多牽率則而七日亦可知但此村落間多蠻人係某土司所管轄聞常竄人財物不與則強劫吾輩樵夫無長物故彼等不注意若公等負載行李要宜慎之或先通知官長倘彼等受約束何如予以其言有理商之張士敬以十敬通語語七十敬謂一此爲么明土司長官辨姓性貪而狡婪索無厭且距此尚有一日程始達治所如能得救疾速過村莊或即少給財物歸前得蓋恐多事滋擾也。予曰一善一乃令軍士卷甲束裝疾趨而行忽有一蠻婦挈兩小兒嬉遊間遙見之驚呼動衆爭來迨視予用十敬言稍釋其食物果亦不復纏繞傍晚衆皆疲甚有觸瘴而病者水溪多毒飲之輒吐泄不止旋斃命死傷且枕藉予大懼命擇巖軒做地設帳屯駐以資休養。

〔十月十二〕 乘屯飛鳥山之捫星嶺，中有平壑，四圍老樹密篁，天然屏障，高爽宜人。予決計命軍士休養三日，出所攜藥餌，撫循慰問，衆皆感泣。除業已死亡者外，尚有扶病者三百餘人，完全健康者五百餘人。總計已不滿千人，蓋十已去其六矣。予心滋感涕，泣器軍士引爲己咎，但業已至此，非出虎口，亦無他術可以自救。但冀諸兄弟爲天所祐，日有起色。

〔十月十三〕 予見衆受高爽之氣，精神略已回復，但羸瘠垂盡，醫重不來，飢寒交迫，狀極可慘。因議使健兒苗鳳二人先出界口，與趙如龍會於彭山，令其設法援救。予使健兒丁宣二人返出飛鳥山，募覓輻重，挾與俱來。四人領命分道馳去。予與病衆惟有坐待消息。是日四姑娘與其女及馬生或身熱頭痛，病似傷寒，予益焦灼，欲自往覓輻重爲陶等勸阻。

〔十月十四〕 晨起，予方踰關各峯間，遙聞軍士疾苦，忽報有數蠻人來求見，云：

係么期士司所遣。予乃命之入。其人表冠冕，然外服朝服，仍舊滿清制也。詢其來意，言語囁晰，不可通。張士敬譯其大旨，謂「慕王大名，願求一見」。問「何以知吾名」，則言「君之友所薦」。問「友爲誰」，以保古齒等土司，但彼不肯明言。予乃商權再四，令士敬借之往，兩健兒爲之副。既行，陶記室謂「此行殊非佳事，觀彼神情，惟賄可免，否則必有惡戰，害兵方病，奈何」。予亦嗟歎。

〔十月十五〕日方午，么期果又有使者來，言「張先生不能代表主公，且長官甚念主公丰采，務請屈駕」。言詞甚卑，陶記室謂予曰「此所謂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不往，而設防以自衛，俟丁宜覺得幅重，卽成行矣」。予念張士敬與予魚水有年，士司交際亦已多，予或可說之使爲己助，何必畏首畏尾，以啓人疑。予若不往，則必遭害，而此間又非戰地，坐以待絕，豈計之得哉。予乃決排陶講，速健兒六人隨行，內事命四姑娘主持，外事命陶主持，立從使者下山，曲折度嶺，非予等來路，約自午逾申，遙見有雜漢出叢莽，問訊，隱隱知目的地已至少賢，入城關，兜迴於城隅，乃舍騎而登，健兒六人爲輪，抵一衙署，甫入，則見一官服滿清服，拱袖階下，左

右兵衛夜嚴，纏首赤衣，如妖兵狀，約五六十人，官助前于下，與大寶室室制奇異，結
 建築堅橫，古物也，官自籤一姓名爲羽，關管世居川直，續此弱山，與見豪傑，今關太
 王過境，易勝榮幸，言時日動口肆信，非與類，願陶君之言，然不得已，試一門，資
 子乃陳一太平天國，救民伐罪之大旨，婉勸伊當棄邪歸正，助成大功，同膺爵賞，一
 羽極言欽佩，且述滿官欺害之罪，俱出誠懇，末乃言，奈僻壤窮困，兵餉早無所出，大
 王若能澤及枯骨，自當宣力麾下，子乃許以一雙當籌帶，上今倉猝成行，未盡
 然敬幸恕其不恭，一羽聞無所，忽色變不語，既而謂一屈鴉勞苦，要當水濟洗塵，奈
 勿見鄙，子謙遜欲起辭去，羽再四固留，子瞥見重門已閉，數兵士道健兒入他室
 授槍，正相爭執，忽羽已不見，子乃拔佩刀，指揮健兒曰，速斬關出，健兒皆拔刀
 奪門，突聞茄聲一鳴，兩廡伏兵齊起，攬向子身射擊，子方猛殺守門兵，兩健兒急撲
 子踵起，飛登屋，疾逾數重，躍而下，已署後矣，見馬，即卷三馬，加鞭，馳伏兵，緊
 追之，至城下，則子兵數百人，嚴陣以待，善陶記室計也，見子出，鼓噪而迎，與伏兵大
 戰，城門閉，子乃下令收兵，僅取守勢，蓋不就多殺，以結怨也，城上人大呼謝罪，聲言
 求和，願廣金帛，備軍用，子乃要以三事，一餽糧百石，不須金帛，二還張參軍及四健

兒三羽長官須親來謝罪。地上八二一答允，期以明日遊行，千遂留帳中。

〔十月十六〕羽士司遣使謝罪，贈糧計百石，張士敬及三健兒皆還，惟一健兒已被創死，羽願賠償金五百，予責以二千金，卒以千五百金結約。予急欲還，捫星嶺，乃以張士敬代之。既歸，四姑娘稍愈，互相慶然。惟探道及覓幅黃之健兒終無耗，甚以爲異。是夜陶記室與予議：「駐屯此間，甚爲危險，蓋此道祕密，乘滿官之所不備，若曠日持久，又與羽士司構害，安知彼不報告於成都，則兩面夾攻，吾等處絕地矣。」予爲惶然，既而曰：「予得糧百石，計已敷出谷之用，明日收取既完，即可力疾成行，滿兵雖來，此間道隘不可戰，彼必退取守勢，吾急攻之，尙可及也。」因亟下令收屯明城下之兵，便返嶺。夜間風聲狂吼，因思陶言頗悖，僕。〔自十月十七日以下缺至翌年四月十八日〕

〔四月十九〕按此係太平天國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晨，予病初愈，與四姑娘乘兜輿遊報後山中，頗饒幽勝。至午膳時始歸。趙如龍自峨邊來，云：「已募得健卒

五百人，餉銀二千餘兩。楊紹東方往樂山，與峨眉某巨豪接洽，當必有所得。趙又言：「入成都之道，如何如何？」予曰：「天若助予得蜀，早已成功，今屢遭頓挫，按指飛鳥山中事發慨。」一章也。吾必入衛藏，如虬髯公之爲扶餘王，亦足矣。今但使收拾餘燼，合以新附之兵得三千人，可以濟事。惟君與紹東從予久，幸急圖之，他非所望也。」趙唯唯。嗟乎！黃已逝，健兒數十人，今存者僅六七耳。一事無成，兩鬢且霜，天之振我，可謂甚矣。趙既去，予乃與四姑娘下棋消遣。

〔四月二十〕楊紹東書來言：「戰退滿兵數千人，降其餘者千餘，招募得壯健者六千人，已復樂山堡壘十餘日矣。王如欲得成都，由此道着手，如疾行無阻，不過七日可達，決不至再蹈前轍。」云云。予乃以對趙語告之，謂：「予非不能與賊氏戰，但多殺以逞，終非吾之初願，故仍以人乘我取爲心。蜀西藏衛，外險而內狹，地廣而民鬪爭之者寡，吾誓必以爲蕩蕩矣。」吾知此書去，楊未必以爲然，但吾行吾志，何必舍己從人。彼輩雄心，亦須天助，否則徒作大言，終成畫餅，亦復奚益。晚與四姑娘論人生不能解脫之苦，謂久歲後，當求上乘。

〔四月廿四〕 于舉馬邊大涼電三土司之兵約二千人由馬邊向西出發者有張士敬馬生四姑娘及健兒七人。〔按此不記及陶大猷名殆死於景馬山之變矣。〕于本以好生之德爲心上行尤願不殺一人安抵邊外時佛國進行捷此難是非世界矣。晚抵邊趙如龍相見甚歡因言：「滿兵有人傳說關氏與石等山及赤水富遠山中諸役吾輩雖敗而殘局猶存且滿虜與師甚多一語一非或不足以洩憤恐不日有大隊來瀘雅間與吾軍決一死戰也。」于謂：「我無與爭之心，皎如天日，今當疾趨川邊，但得與諸土司聯絡，輕騎通過，彼必以爲業既驅逐出境，戰費亦自當不復啓矣。」趙言：「愚計吾王率兵急渡河由漢源出渣關不過三日程，吾與紹東斷後，率土司兵徐出境，滿兵若至，吾二人尙能與之一戰，吾王請勿慮也。」予以爲然，因以重兵付趙，予決自率輕騎三百人，輕重百餘西行。

〔四月廿五〕 晨裝疾馳，天忽大雨，因避入涼山古寺中，寺有老僧，亦粵西人也，奇甚，問所歷笑而不答。久之覺其聲音笑貌確曾相識，研詢所自，乃天王族叔洪氏。

缺120--末